

南澗甲乙稿 附拾遺

四





南 澗 甲 乙 稿

附 拾 遺

(四)

韓 元 吉 撰

# 南澗甲乙稿卷十四

## 序

繫辭解序〔案〕元吉繫辭解朱彝尊經義考云已佚。

易之作何也。聖人將以傳天下之道也。或曰。道其可以言傳乎。曰。言不可傳。則焉用聖人。故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然則聖人之意。其不可見乎。聖人立象以盡意。設卦以盡情。僞繫辭焉。以盡其言。變而通之。以盡利。鼓之舞之。以盡神。此之謂矣。夫傳聖人之意者。言也。因聖人之言以求者。道也。故辭卽言爾。凡陳于卦而附于爻。皆辭也。而後世又以不陳于卦。不附于爻。泛然論易之指歸者。別謂爲繫辭。或曰。大傳也有。議其非孔子之作。吾意其爲贊易道。以黜八索者。非孔子莫能也。不然。其必有自而傳歟。古人傳易者多矣。或指其象。或定其數。或究其理。而于繫辭獨取其大意而略焉。閒又講之。而不備。泥之而不通。則所謂象之與數。數之與理。固無自而合也。三者無自而合。其于聖人之道。能盡而知者。鮮矣。學者欲探聖人之道。當自易始。欲明聖人之意。當自繫辭始。于是而得焉。知天之所以爲天。人之所以爲人。施之天下。何務之不成。何功業之不見哉。況夫異端之說。皆不攻而自破矣。予生嘗有誓。年至六十。乃敢著書。淳熙戊戌歲。旣六十有一。始志其自得者。作繫辭解。閱再歲而僅成。因序而藏于家。嗚呼。後之君子。有所自得。然後

于吾言爲可信。千載而下。使聖人之道復傳。是則聖人之意也。淳熙十年正月。潁川韓某序。

焦尾集序〔案〕通考。韓元吉焦尾集詞一卷。

禮曰。士無故不徹琴瑟。古之爲琴瑟也。將以和其心也。樂之不以爲教也。士之習于琴者。旣罕。而瑟且不復識矣。其所恃以爲聲。而心賴以和者。不在歌詞乎。然漢魏以來。樂府之變。玉臺諸詩。已極纖豔。近代歌詞。雜以鄙俚。間出于市廛俗子。而士大夫有不可道者。惟國朝名輩數公所作。類出雅正。殆可以。和心而近古。是猶古之琴瑟乎。或曰。歌詞之作。多本于情。其不及于男女之怨者。少矣。以爲近古何哉。夫詩之作。蓋發乎情者。聖人取之。以其止于禮義也。碩人之詩。其言婦人形體態度。摹寫略盡。使無孔子。而經後世諸儒之手。則去之必矣。是未可與不達者議也。予時所作歌詞。間亦爲人傳道。有未免于俗者。取而焚之。然猶不能盡棄焉。目爲焦尾集。以其焚之餘也。淳熙壬寅歲。居于南澗。因爲之序。

高祖宮師文編序

高祖宮師文編。僅三十卷。皆兵火所輯。非舊本也。公自少喜爲詩。然見子弟傳錄。輒毀去。曰。士大夫當以行義爲先。是何足成名。吾以自適爾。紹聖中。黨議旣興。公謫均州。歸未終歲而薨。其治命則曰。吾平生行事。人自知之。他日毋請謚。毋誌吾墓也。故自建中靖國以來。公雖追復元官。諸子不敢議銘事。中興四十年。元祐大臣。往往得謚。子孫亦莫敢請也。獨鮮于大受所爲行狀。猶在用。列于篇首。某逮事會叔祖留司御史。諱宗質。時王蔡方張。有所畏避。凡家集。手自鐫之。無得觀者。故公之論新法。觸時禁之言。皆不傳于

外而所傳奏議十不四五也。南渡流離，集藁遂逸，訪于四方，莫克盡獲。惟詩尙多，而內制特少。至其他文，如與蘇子美書、誌程伯淳墓、士大夫雖知有之，無復見也。嗚呼！公固不以文自名者，其在家庭誨子弟，每以西漢爲宗，故其筆力雄健，尤爲南豐兄弟所推。曾舍人旣葬，必得公之文碑于道，而豫章黃太史自言：因公詩得用事法，豈道德之蘊于內者深，其發于文詞者皆餘事哉！小子不佞，無以紹君子之澤，獨其文編負笈而藏，欲俟備而傳焉。懼有河清之嘆，因哀而刊之。東陽郡齋，夫自涯而觀于瀾，歷階而望于奧，亦足以知其大略矣。異日求于好事之家，繼有得者，尙將附益云。淳熙元年十月，玄孫具位某謹書。

極目亭詩集序

婺之牙城東南隅有亭，纔數椽，郡守周彥廣嘗取米元章所書極目亭三大字榜之。然元章舊題乃上蔡也。旣陷沒不可見，猶得見于吾州，豈特其名之適實，而字畫之妙亦因是顯矣。然棟宇狹甚，不足以陳觴豆，列絲竹，客至徒倚而愛之，主人僅爲茗飲，或奉一杯相壽而已也。予再爲婺之明年，值歲豐少事，乃闢而新焉。其規制不能侈大，頗與其地爲稱。于是來登者酒酣歡甚，往往賦詩或歌詞，自見一時巨公長者及鄉評之彥，與經從賢士大夫也。蓋婺城臨觀之所，凡三，中爲雙溪樓，西爲八詠樓，東則此亭，皆盡見山之秀，兩川貫其下，平林廣野，景物萬態，而雙溪直譙門，涉通衢百舉武，八詠在郡庠之偏，距州治尤遠。且須女之祠寓焉，二樓不可頻至，惟極目亭在後圃之隙，不必命駕煩民，得與賓客共之。予以山林麋鹿之姿，遇退食之餘，好風佳月，必攜幼稚，支筇躡履，徜徉于茲。蓋溪光山色，奇花美卉，無日而非我有也。吾恐

異時太守之賢。不得而廢。則嘯歌觴詠。有以慰吾之暇者。可不傳乎。雖蘭亭逸少之風。莫及。而峴山叔子之嘆。未忘。因類而綴諸木。俾好事者。其有攷云。淳熙六年十二月。潁川韓某序。

九奏序

九奏者。繼九歌而作也。昔楚大夫屈原。既放沅湘之間。作九歌。以文其祀神之曲。而寫其宛結。以風諫其君。有變風小雅之遺意。漢人王褒。劉向之徒。爭效之。然而詞意褊迫。弗逮遠甚。宋興。鮮于諫大夫始作九誦。靖康之難。二宮在郊。九品官胡璠亦作九章。以述都人怨憤之音。由是國朝騷詞。遂與古相上下。而九奏者。吾友龐謙孺祐父之文也。祐父家單父。其先正穎公。有勳在廟社。年方壯。仕方爲海陵尉。非有放逐之悲。抑冤之情。欲訴而不得也。嘗游江湖。觀舟人祠事。有感于衷。一奮筆而爲之。由是古今之作。殆將歛衽焉。信哉。祐父之奇于才也。祐父之自序。大抵傷其貧且賤。而技能之微。上既不能達于君相。下亦不見憐于朋友。雖進退不可。而終無怨尤之意。此聖人之有取者也。故其言幽深而不窮。頓挫而不怒。簡而辯。曲而明。其旨初若散漫。而不知其有統。其事初若譎詭。而不知其有道。首以歲君。終以送瘟。閒以舜陵。湘妃之事。而祐父之意遠矣。其一篇之中。則又指意各自不同。非深于騷者。舉而喻之。亦莫能曉也。祐甫平生好爲古文。凡前世文章之大者。必取而爲之。不拔其萃不已也。予辱與祐父交。蓋嘗見其削封禪書。禎符而爲受命書。刺七發。晉問而爲楚對。奪遠游大人賦。而爲羽人賦。而今又見其櫟九歌。而爲是九奏也。其筆力自視。直出屈宋右。不問漢唐也。而或譏祐父之文。非世所用。夫圭璧匱爵。不用于世久矣。今關地

而得斷壁壞冢而得蠹區人猶寶之不忍棄非謂其古之餘哉九奏之成也會予兄子雲之官長沙而祐甫寫其二以贈曰一以報之湘中一以置之黃陵廟世之人不吾知吾其幸知于神乎蓋其志尙如此雖然世之人觀祐甫之文而知其工者不少矣然而徒知其文之工而不知其意之有在苟能探其意而勿眩于其文以遂識其爲人則庶幾真知祐甫者哉

### 富修仲家集序

雒陽富攔字修仲文忠公四世孫也幼孤長于伯父樞密公季申以其恩入官好學敏銳自其少年詩語字畫則已過人遠甚士大夫遊富氏之門皆知其爲令子弟也既壯爲他文辭益贍又刻意進士舉累薦于漕臺上官一見輒器愛之爭俾任其牋奏雖其伯父亦謂其可世吾家也既更京秩試一邑貳一州得守軍壘而遽終莫不歎而惜之其二子集其平生所爲文以示予曰先君之交君其厚者願爲之序引以藏于家予于是惕然而驚恤然而感曰曩予與修仲昆弟同寓于閩訪僧廬游名山把酒賦詩追逐上下今猶多見其文字獨修仲不可見矣其文實可傳焉可不爲之一言雖然士之不得自用者才也所抱者志也才之用否繫于時與命而志之所尙非文字安能發之修仲先世之勳業與才之所可用一見于天子而不獲盡于一州年纔五十則命之奇無可言者然其事親極于孝兄弟極于友愛交朋之閒樂易而無忤至其趣向所守則端正而不頗遇先達名輩每汲汲咨問其作文之法見常路貴人率告以天下之利害未嘗爲其身謀則其志爲可知其爲文與詩則平淡簡遠不爲世俗鏤鏤奇崛之態蓋皆自其家

學好事者因其文集而探其志。則修仲庶其不泯。豈獨傳于其家而已哉。淳熙丙午八月。潁川韓某序。

張安國詩集序

詩之作。得于志之所寓。而形于言者也。屈詩既亡。屈平始爲離騷。荀卿、宋玉又爲之賦。其實詩之餘也。至其託物引喻。憤惋激烈。有風雅所未備。比興所未及。而皆出于楚人之詞。後之學者。執筆跋慕。而終身不能道其一二。或曰。楚之地。富于東南。其山川之清淑。草木之英秀。文人才士。遇而有感。足以發其情致。而動其精思。故言語輒妙。可以歌詠而流行。豈特楚人之風哉。亦山川之氣。或使然也。自唐以來。詩人寢盛。有得于天才之自然者。有資于學問而成之者。然才之不足。不能卓越宏大。則失之淺近。而無法。學之不至。不能研深雅奧。則失之蹈襲而無功。捨李杜而降。咸有可議者矣。嗚呼。若吾安國之詩。其幾于天才之自然者歟。安國少舉進士。出語已驚人。未嘗習爲詩也。既而取高第。遂自西掖兼直北門。迫于應用之文。其詩雖閒出。猶未大肆也。逮夫少憩金陵。徜徉湖陰。浮湘江。上灘水。歷衡山。而望九疑。泛洞庭。泊荊渚。其懽愉感慨。莫不什于詩。好事者稱歎。以爲殆不可及。蓋周游幾千里。豈吾所謂發其情致。而動其精思。真楚人之遺意哉。雖然。安國之詩。清婉而俊逸。其機杼錯綜。如繭之方絲。其步驟蹀躞。如驥之始駕。若天假之年。施藻火而御和鸞。其誰曰不宜。惜其不幸蚤世。予嘗欲爲之哀詞。悼其平生。未果也。歷陽胡使君元功。集安國詩得若干篇。將刻而傳之。以慰其鄉閭之思。又掇其歌詞。以附于後。屬予序引。予於是收涕而懷有不忍述者。嗟乎。士大夫或未識安國。詠其詩而歌其詞。襟韻灑落。宛其如在。亦足以悲其志之所寓。



而知其爲一世之雋傑人也。乾道八年四月庚申，潁川韓某序。

東歸序

凡天地閒物不能無動物之至大者莫如天。乃動而不息。地雖不好動。沴氣奸之則搖。山岳不能動。震雷撓之則傾。三辰運行。百川東之。雲烟雨露。陰潤而火然。無非動者。草木之體不良于動。故動以風鳥之戾。天獸之走。原魚之泳。淵蠢然血氣之類。動則生。不動則死。至于鬼神之變化。寒暑之去來。又皆默動而不可知者。人生號物最靈。其口目手足之應于外。心志肝膽之役于內。呼翕語笑。晝夜起居。固已不勝其動。又善取物之靜者。從而擾之。範金陶土以爲器用。斬木伐石以治宮室。執戈矛。奮弓矢。以助爭奪。績桑麻。藝黍稷。以給衣食。設簋豆。袞舄以行禮。制匏革。絲竹以合樂。舉天下動而不知少休。然舍是人之有身。所謂大動者焉。駕輕車。聘駿馬。水戴而陸負。簾金而裹糧。以行中國。而歷異域。近者數千里。遠者數十年。恬不以爲怪。特其死生安危。窮達禍福。舉遇于此。以是觀之。蓋亦多術也。易曰。吉凶悔吝。生乎動者也。夫以吉居其一。而凶悔吝居其三。是動之無益審矣。然向所謂物不能無動。則人雖欲安坐而熟得。惟君子循理而動。于其所不免者。蓋將處而勿恤也。予生走于四方。失彼而取此。背東而馳西。好動而得咎者。宜莫如予。紹興之甲子也。客于建安。夏大水。舉家幾爲魚。計足以自活。明年春。乃求試于禮部。時予兄官于杭。方其入門而拜吾親。兄弟日以相款。予之意欣然。若有得也。旣而厄于有司。與二三子朝夕自放于詩酒。予之意拂然。若有懷也。歷時且歸。而離羣騷旅之狀。又嘗愀然。若有所不釋也。因思是數者。殆可繼之一。

笑而皆起于予之好動。又思物之動者乃其常。意天下之士動而致此者非獨予也。噫！使動無吉則已。如有之。豈得以其悔吝言哉。予懼其懲也。作序以自怡。

送梁士衡序

僕嘗病世之君子以行道爲難。夫道之行則固難矣。惟君子不以爲難。則于道或庶幾焉。何也。彼誠有以仁之也。更贏天下之善射也。伯樂天下之善御也。彎弧而斃千鈞之牛。執策而馳九軌之道。豈所謂善射善御哉。至于睨懸蝨而命中。躡蟻封而不亂。始可以爲善矣。由是言之。君子之于道。不就其難而行焉。亦何用見其君子哉。自一命而上至于王公大人。皆欲行其道者也。然而位愈卑則愈難。士衡之尉于仁也。人以爲尤難焉。蓋令命自朝廷而下。部使者得以移諸府。府得以移諸縣。縣以屬諸尉而止爾。又況行畿警邏之繁。百司頒給之富。搜林藪之珍。以相水衡。時甘新之獻。以益御羞。使客之餽將。漕運之通塞。藉以督輸。板以令役。尉無一不當預。怠則無以應于上。亟則無以紓其下。是其視尉于尋常州縣者。萬萬不侔也。士衡以爲難耶。則旣受不辭矣。以爲無難耶。則前後顧有不勝而去者。故予以謂惟庶幾于道。則有以任之。昔李唐諸公。自京兆一尉而顯者衆矣。異時職事無闕。而足以致上之知。設施適宜。而足以徠下之譽。俾後世知君子之中。亦有所謂更贏。伯樂。非士衡疇。足以副吾言哉。

送翁子功序

朝廷往歲復孝廉之舉。嘗怪遠近未有應詔。又其選止于在野之士。而不及在官者。故郡縣得以藉口。而

罔敢輕議。蓋舉一孝。謂己必有愧于孝之名。舉一廉。謂己必有愧于廉之名。而真孝悌廉潔者。又以爲茲吾道之常。惟懼其有所表見。上下相疑。賢不肖相嫉。而頑戾貪黠者。往往得志。此其所以猶愧于兩漢者歟。嗟乎。若吾子功。其可以副茲選乎。子功居家。孝而慈。在官。廉以有立。以孤童侍老母。游宦于四方。不幸喪其兄。而兄之子且幼。子功外經營家事。內奉其親之顏色。俾不至極其兄之思。下撫其幼。俾如其父之存。暇則講學問。擇然後交。其崎嶇酸辛。皆人之所難。而子功獨無難。吾聞之。良農必躬稼。然後望其有秋。君子必躬行。然後望其有顯。士以記問剽竊希聲利。而遺行義久矣。子功其知所本哉。子功將葬其兄于秣陵。因家焉。予感其事而惜其遠也。故以序贈。

### 送沈明遠序

部使者之職。所以廉察一道。翕張其財賦。疏理其獄訟。而舉刺其官吏。厥任甚重。朝廷爲之設屬焉。將以佐其長治其部。俾悉應夫使者之職而已。十數年來。使者之屬。漫不之選。非出恩家。則倖門。文書總總。情不悉爲何許事。間以絮乳臭子。則輕脫自肆。甚者假使者之權。以把握州縣。鬪怒其長。開闔其黜陟。黷貨而濟其私。故賢士大夫。率詆而議之。天子方新政事。當位者不敢蹈其故常。今年春。吾明遠始用爲江西。轉運之屬。賢士大夫。則又曰。以明遠之學。且甚文。與其才之可用也。豈特一部使者之屬哉。乃自師儒而遷。豈丞相以猶子之嫌。故推而遠之也。雖然。使明遠不以丞相之故。少寘于承明著作之地。其誰曰不宜。然而特以是屈焉。吾是以賀使者之屬得人。將自茲始也。大官厚祿。固非君子之慕也。非君子亦不能有。

也。自麓而躋于巔。自涯而涉其流。其必有漸乎哉。若是則明遠之所蓄。與士之所期。信不可以遲速計也。既相與言。因爲之序以送之。且歌以繫之。歌曰。鼓桂棹兮汎蘭舟。乘春風兮放中流。雨漫漫兮雲油油。江之南兮千里。山有廬阜兮津有彭蠡。其藪筍蒲兮其鱸魴鯉。其茶孔甘兮其酎則旨。奉親之壽兮可以至喜。玉策兮金繩。漆書埃壘兮斯文未登。桂宮兮宣室。千雲委路兮工師未卽。嗟搖落兮春菲。彼功名兮各自有時。時倏往兮易失期。子于高塘兮庶以永日。

送李秀實序

紹興之二十一年秋七月。吾友李秀實將主簿于餘杭。秀實所居之邑。賢士大夫相與言曰。餘杭小邑也。士之通經力學問而能成名以自立其家者。近推吾秀實之昆弟焉。故吾之徒歲時相與嬉遊。閒暇相與往來。詩章文字相與唱詠而酬和。杯酒談笑相與謹呼而諧謔。亦惟吾秀實昆弟之閒爲然。今其皆仕矣。行有日矣。吾之徒歲時孰與嬉遊。閒暇孰與往來。詩章文字孰與唱詠而酬和。杯酒談笑孰與謹呼而諧謔。以吾之私固願其留也。然而人之愛其人。亦將使其功名彰于時。而才業見于用歟。抑幸其終老里閭而未嘗相捨也。秀實之仕也。其將有遇焉者矣。則又言曰。主簿卑官也。以秀實之所有。與今瀛州藏室之選角。逐于時。未知其孰爲後先。而乃使之僕僕于令丞之末。與小吏課朱墨。書升尺。斂板廡下。以望上官之顏色。資廩粟以養其親。則功名其果有期。其才業果不至于掩抑歟。某遂言曰。夫金玉天下之至貴也。金之孕于山也。塊然無以異于土也。治之則見焉。治之屢者。則其質愈精。使世不用金。則已如用焉。飾瑞

山之車。模甲父之鼎。吾知必于是乎取之矣。玉之孕于山也。塊然無以異于石也。攻之則見焉。攻之至者。則其文益著。使世不用玉則已。如用焉。會期之圭璧。宗廟之罍。吾知必于是乎取之矣。惟君子之于道也亦然。退然無以異于衆人也。試諸事則辨焉。其所試者多。則其道益廣。使世不用君子則已。如用焉。宰天下。運四海。皆君子之事也。然君子之在下位。雖治一官。與宰天下不殊。舉一職。與運四海不殊。賤其官而弗爲。易其職而無所事。非君子然也。自天子駐蹕于吳。視其郡如京。視其附邑如畿。餘杭蓋畿也。畿之郊。其刺舉之任。非能不居畿之內。其尹之任。非通官大人不處。而況朝廷耳目之近而接焉。以秀實之賢。猶懼其或不遇。則下焉者。其何望哉。雖然。秀實無以其官之微而賤之。無以其職之下而易之。循吾道而俟焉。其將有遇焉者矣。予久與秀實遊。固知其不樂于爲彼。而樂于爲此也。念無以紓別者之意。因撫是以爲贈。

### 送李平叔序

今之士。咸恥于任州縣之職。夫州縣非所恥也。其與民甚近且親。苟盡心焉。天下之利病。與夫人情之真偽。無不若睨諸掌。故昔之語治道者曰。凡官不歷州縣。不擬臺省。蓋慮其不知務也。嘗以是觀之。世之所謂名公卿。其詳明練達。才無所不可用。卓然能有所爲者。未有不自歷州縣也。而今之士。恥焉何哉。督責有加。而慰藉不逮。故以進士選者。率利于主席序。以門廕選者。率利于游幕府。蓋上官苟得以援其下。必先二者焉。不第其勞佚也。不差其賢不肖也。由是勞而賢。有不遇之歎。不肖而佚。有幸而賞金。吏部之籍。

其舉任多而得會課以更美秩者莫不仕于庠序幕府然也。其舉任少而積其考于不用者莫不仕于州縣然也。閒異于此十不一二矣。趨競之風日益長。上日益厭苦其下。嗚呼。爲之計者將寘而不問歟。則吾有以使之也。將廢而不舉歟。則是三者固有典常矣。莫若俾其必試于州縣。然後用焉。則士亦知少變哉。友人李平叔其文煜然以華。其行粹然以溫。自其少時鄉之子弟已相率而師事之。至其仕也。乃連屈于州縣。夫以平叔之才。上旣未得見用于臺省。下猶足以主庠序之教。而周流若此。由前之說。平叔固無不可爲者也。由後之說。則平叔已試于彼。又宜爲者也。吾是以知平叔之不遇。殆將大其蘊而後發。異時所謂詳明練達才無所不可用。卓然能有所爲者。庶幾見于平叔哉。平叔去爲桐廬之邑。貳其地。多大山。江出其下。士風雖陋。而山川秀發。千載而上。有隱君子焉。薄三公而不爲。羞萬乘而不見。國家因是以名其州。平叔能以暇日過其故處。周覽其山川。而想望其風采。回視向之趨競之徒。亦可以一笑而增自愛矣。

送鄒德章序

仕將爲道耶。學焉而行之。固爲道也。亦爲利耶。不耕績焉。而資于上。非利而何。故雖孔子其歷聘諸侯者。思以行其道也。有公養之就焉。亦以食其利也。而記亦曰。大言入則受大利。小言入則受小利。夫利與道。不啻水火。而聖人之所不廢者。蓋亦權其輕重而已也。一于道焉。則是貧者必擇祿而後養也。一于利焉。則是跖之粟有不必辭也。是故居上位而道不行。萬鍾弗顧也。居下位而道無誦。雖升釜弗恥也。今之仕者。何哉。挾策而詠詩書。執筆而習文詞。旣已利之矣。幸而得焉。汲汲然惟懼其不富且貴。則其于利豈有

已乎。且上以是求旃。吾以是應旃。苟舍是而由他術。則愈下矣。向之利之者。誠不得已也。而今之利之者。其亦不得已哉。然則古之所謂仕者。常概諸道。今之所謂仕者。常怵于利也。嗟乎。今之人其無意于古乎。幾何不指此以爲迂且闊也。晉陵鄒德章。有意于古者也。始予見德章于吳中。則從有司之試也。後再見焉。則德章已有列于仕矣。予與德章復皆寓于龜溪。五日不問寒溫。則僕從以請。十日不相往來。則兩家婢子有嗟異之色。蓋未嘗不相從也。既再歲。德章之仕有期。而具舟將行矣。而予之羈栖益甚。德章不以夸于予。而以責于予。曰。子無以語我乎。雖然。德章自少力學。年逾四十。而始齒一命。亦可謂勤矣。同年之交遊。甫從事于州縣。而德章暫得尉。朝廷易之。以主廬府之學。則亦不可謂不有合也。今天下之吏。參倍于其缺。貧者數米而待。不下三四年。而德章故秋拜官。今秋就道。抑又一快意事也。是三者皆無足爲德章道。予嘗聞其鄉人言。德章道鄉先生之猶子也。自道鄉起家。鄒氏之子弟。不登進士科者六十餘年矣。而得吾德章。容貌昂然。長身鬢眉。皆有似于道鄉。又道鄉之始仕也。實掌教于淮南。今德章之于廬。亦淮南之地也。故其風烈。庶幾繼之。然道鄉之名滿天下。正諫而不顧其身。竄逐而不忘其君。彼真以道自任者。德章其復他求哉。職之所常爲。義之所可行。毋徇于世俗。而俾吾之道有立焉。則亦足以繼之矣。非必踐于其位。法于其言。然後以爲繼也。若夫異日之富且貴。此今之仕者所宜動心也。如志于古也。其患無之乎。德章遂以予言爲然。信以契其鄉人之望也。

### 送富修仲序

某嘗讀史自漢而下其稱循吏者縣令實居其半又嘗觀國朝諸公銘傳其賢德勳烈號爲名臣而身試爲縣者十亦不下七八私竊獨怪離亂以來士大夫其視爲縣望望然不啻如蹈水火其不得已而居之則甚于墮陷穽觸網罟引領求拯之不暇幸而至于終更則又如棄蟻蝨之衣弛千鈞之負舉手相賀而不敢自以爲能夫距漢則遠矣豈國朝之事相去纔數十年而士風如是之不同哉及某濫爲縣于此然後始悟其由蓋古之所謂循吏不過潔廉以爲資樂易以爲政平其獄訟而拊其犖羸以字其民而已租賦之外未嘗語財也今于是數者一切不問其所先務惟治財爲然而條目甚繁朝會甚亟多出于租賦之外一物有缺則令以不任職去煩言或生亦以擅興獲罪故爲今之官者莫難于令朝廷謂其難也立法以驅之俾凡自選而更其秩者必爲縣而後用夫謂其難者善矣而不究其所以爲難豈亦議者未之思歟雒陽富修仲嘗爲縣者也而復爲貳于烏程以他人視之宜有不得用之歎修仲乃愉然奉其親以往是亦舉手相賀而不敢自以爲能耶蓋修仲之爲縣其于潔廉樂易平獄訟而拊犖羸信有餘地而于世俗之所先務者常有不忍之意與予同病今修仲久已釋千鈞之負矣而予方引領于陷穽故其行也姑誦此以爲贖然烏程距天子都會不二百里在今畿甸以修仲之敏于學而贍于文濟以循吏之政其將用于時無疑矣使修仲而得用庶幾可以究爲縣之難以復于上而革之則異時書于信史亦足以繼諸公名臣之後也

送蔡迨肩吾序



市之肆百貨攸萃也。有鼎焉。其文炳然龍也。其譏蔚然籀也。其重且千鈞。好事者過之。歎曰。鼎之類不一矣。抑鑄于荆山者歟。淪于泗水者歟。出于睢上者歟。寶于壽夢而藏于甲父者歟。是何置而不取也。將舉焉。臚幾絕。而力不勝。斬告于上。而亦不果取也。他日問焉。售于野人矣。則又歎曰。器其不遇哉。以爾其膏雉乎。以爾其解黿乎。其漸進于公乎。亦遂否于兒女也。夫易六十四卦。取象莫若鼎。足奇而不峙。所以正而奠也。耳偶而上出。所以貫而舉也。腹在中而實焉。所以濟水火也。非金與玉。不可以爲鉉。上帝以之享聖賢以之養。日之策以之推神。魫魃以之懼而遠。今野人負之而趨。獨何歟。是不然。好事者力不勝也。合衆多之力。斯可取矣。上之人未之信焉。合衆多之言。斯可憑矣。奈之何臂莫之交。而齒牙莫之助也。其棄于野也。又何疑。陽翟蔡肩吾之求仕于朝也。有以異于鼎之在肆者。幾希。蓋肩吾名世之後也。其行峻以方。其學邃以博。其文詞議論。視古爲無愧。吾意其器于清廟可期矣。然而吾臚幾絕焉。吾言之發。而未之或繼也。肩吾去爲郴之桂陽令。是猶見售于野人歟。肩吾不顧而笑曰。曩者吾之仕也。貧故也。有地百里。足以行吾之志。有祿釜鍾。足以惠吾之家。雖遠且陋。而無所待焉。豈必待于西江之水哉。怡然無不滿之色。見于面。吾是以知肩吾所樂者深。而所守者固。不以遇不遇爲遲速也。使朝廷不用士。則已有用焉。其忍以數千里爲遠。嚴邑爲陋。而遺之乎。于其行也。不能無慨然者。書是說以申之。

### 送連必達序

論州縣之職。下主簿尉一等。則無士之頡頏而尙氣者。或不屑爲之。然公卿之貴。間亦由此而漸進。譬之

升階焉。躡其級而躋其顛。必至于堂奧而後止。官雖卑。其與民甚邇。故尉之職。日邏于鄉。月周于境。邑犬一吠。則援枹而從之。凡里閭銖兩之姦。影捕足躡。志于必獲。死者在道路。則爲反覆驗視。惟恐民之無告也。主簿之職。總邑之宥籍。凡民賦之上于官者。雖錢以釐計。米以撮計。必躬印其券。執朱墨以與小吏校。惟恐民之蒙擾也。簿之職稍安。而尉之職稍勞。然簿雖安閒。奉檄以走他郡。官冷僕隸呵叱不前。所至公宇蕭然。如傳舍。蓋天下則同。而尉之將送警護。法不出百里之內。設部曲。張旗幟。聲金鼓。以怖遠近。行色有光焉。一旦馘寇有加。則受賞而遷。更爵而去。故吏之好閒而無能者。往往幸爲簿。喜功而望進者。往往幸爲尉。二職均賤。而猶有美惡焉。予世之無能者也。貧不能養。方爲簿于劍川。而延平連君必達。適爲之尉。君之言曰。吾豈惡閒者哉。是特偶然爾。進退吾有命。功名不可以妄求也。由是必達之在尉。安靜而不撓。間獲盜當賞。則推而與其下。曰。吾躬不能捕也。安可誑人而冒法。且殺彼以榮我。亦不忍。問邑之士大夫。必曰。必達蓋賢也。問邑之民。必曰。尉君子。我有惠愛。故予雖不獲久。與君遊。而悉其爲人。雖然。必達通經力學。自少有聞于鄉。從天子得科第。試吏于此。而稱于民。稱于士大夫。其于當世之富貴。宜乎將由此而遂進矣。信乎其若階而升者矣。而予何足以自見。因其行也。始道其所以然者。

送龐祐甫序

龐子將歸矣。而告于韓子曰。子盍爲我言乎。吾窮于世久矣。意天下之窮者。莫我若也。而吾有幸焉。夫世之人類多蠢蠢然也。今吾之生。而口能道言辭。手能作字畫。知古今。別治亂。識士之賢不肖。而親疏之。茲

非幸歟。然而齒滋衆而食益貧。年加長而仕不進。故吾之志。率寓于吾文。而吾之爲文也。亦庶幾于古而已。酒酣而歌。上徹雲漢。放意而行。不知所之。世雖不吾求。而吾亦未嘗卽之也。雖然。用舍。君子之事也。人之生也有涯。其將若是而已乎。抑亦不若是也。子以爲何如。韓子曰。子窮于世而不卽者也。吾嘗卽之焉。仕者人之甚慕也。吾爲吏者十年矣。而無知焉。名者人之甚趨也。吾從事于有司者三返矣。而無獲焉。吾聞之。山之窮者益高。水之窮者益清。人之窮也。其行益峻。故吾方將效子之爲。以自慰。是何子言之悲也。凡人之生也。心志不通。耳目蒙昧。若是者。名爲天窮。衣食不足于身。爵祿不副其材。若是者。名爲人窮。天窮者不得于天。人窮者不必用于人。今人之所謂不用者。無過于失夫富貴之期也。王公大人。身存而名滅。山林之士。已死而言立者。亦衆矣。名滅者。天絕之。言立者。人不得而絕之。其爲用也。不亦遠乎。今吾與子也。其皆窮于人者歟。苟其不用于彼。猶有用于此也。而子何患焉。于是相與抵掌而笑。擊缶而歌曰。山木兮依依。澗草兮萋萋。猿禽嘒嘒兮虎豹往來。耕田兮何所。山有夔兮不我肯處。江海倒流兮頽波湯湯。子舟旣具兮何病沾裳。遵其塗兮遇潦則止。我車無傷兮從子萬里。

送沈信臣序

馬出渥洼。蓋千里也。日乎澤。風乎野。自他人視之。與凡馬無異也。善相者遇焉。知其爲千里也。羈而致之。納于上闕。其馳騁步驟。未嘗攻而調焉。而足以備法駕之容。合和鸞之節。然後知其與凡馬異。何則。馬之質固良。非善相者無以識之。非羈而致之。無以得之也。士之厄于窮事。亦類此。踽踽而趨。訥訥而言。與衆

人無異也。舉天下之大，其善相誰歟？周行之位，未嘗不虛。文章諫諍之任，未嘗不闕。羈而致之，復幾何人也？故不仕者既窮于時，而已仕者亦窮于仕。今吾信臣非窮于時者也，然挾其技以自獻于有司，屢上而屢卻，以其才與其文之美，僅得爲部使者之佐，而無施焉。幸而寘于蘭臺東觀之中，金門玉堂之上，其筆力論議，當不在衆賢下。今將造于朝以求仕也，吾聞朝多君子，上而公卿之尊，次而侍從之良，必有善相天下之士者矣。其羈而致之，亦可期矣。然猶慮之過也，因借喻以言之。

送尹少稷序

予嘗觀戰國之時，重士。士之見其君，至有立談而爲卿相，不則厚幣加禮而不敢屈焉。蓋楚不用則之，晉齊不用則之，燕皆以士爲貧富，而士亦自恃其才力辯說，以爲舉世之大將不可一日而無我也。及夫天下旣一，士之獲見于君，率以爲難。設科置目，雖有長材異行，非自賈者，蓋有不得選焉。何也？貴賤之勢殊，而取舍之時異也。士固輕矣，必有人焉，自好而特立，返其重者于己，移其輕者與人，俾在上者不得以其名利爵祿而要之。此視其道之何如爾。今年春，友人尹少稷召而至於京，方少稷之未來也，公卿交薦之。部使者顯言之，以爲宜在本朝者也。及其來也，侍從之賢，則就見之，百執事之良，爭識之。退而咸曰：少稷之論信可聽，其才信可庸也。御史聞之，揚于廷曰：尹某之直諫也，其可儲之以備臺諫之選矣。翰林西掖諸公，又有誦其詩于衆者曰：少稷之文，蓋如此也。已而陛獻其言，天子以語大臣，是蓋東州佳士，何以處之。無幾何，少稷得用爲樞密院編修官。少稷旣拜命，退而言歸，語其所厚者曰：吾不選于吏者三十年矣。

吾才無取也。有田在懷玉之下，可耕而食焉。與其詘吾志而徇時，孰若安于命以全我也。少稷既去，不知者色然異之曰：編修士之高選，蓋有欲而不得者也。且其次僅旬日，少稷不屑何哉。其知者亦悵然望之曰：甚矣吾道之難行也。得一人于此焉，可喜；失一人于此焉，可惋。少稷不少忍，吾黨之士孤矣。嗟乎！以少稷之賢，公卿挽于前，部使者推于後，從官御史詞臣百執事之良，左右而掖之，天子動色稱善，自一命之微，有列于右府，士之得此，足以爲其身榮，而少稷如逃負避喧，蹀躞焉行而不止，真明于去就者哉。然予聞之，自逆亮之死，大河南北之民，望旌旗而思宋，漢中之兵雖張，而兩淮之備未飭，以戰則無功，以和則受辱。此君相之謀，蚤夜而不釋者也。朝廷不用士則已，如用也，果無以還吾少稷哉。少稷異時肯而復來，尙足以慰夫吾黨之士也。

### 送陸務觀序

凡世俗所慕于爵祿富貴者，必有賢人君子所嘗居之官，相與誦嘆，以爲美談而不釋。言郡守指黃霸，言縣令指卓茂，言別駕指龐統，夫霸與茂之云者，以其爲丞相、爲太傅，于向之所謂爵祿富貴，誠有之也。而統則疑焉。且統自以興風俗、長道業、論帝王之策爲己任，其視諸葛孔明、實伯仲間人，而當時遂謂一別駕可展其驥足，何哉。夫蜀巖國也，其壤地褊蹙，無以容天下之士，其官列弗備，無以盡天下之材。彼治中別駕，幾盛世六卿矣。後徒以其人而慕焉，殆亦可悲也已。國家之制，自卿相至一命幾級，自臺閣至州縣，幾階。自王畿至于窮荒絕徼，幾萬里也。朝與一官，夕畀一職，曾未足傷朝廷之大。且而引之東隅，暮而寘

諸西陲亦無害幅員之廣也。吾友陸務觀之移倅豫章也。則又有疑焉。然豫章大府也。爲連帥之貳。以兼制兵民之重。此固周瑜魯肅所望于統而不可得者。而吾務觀得之。抑又何疑。蓋務觀之于丹揚。則旣爲貳矣。邈而遷之遠輔。却而易之藩方。其官稱小大無改于舊。則又使之冒六月之暑。抗風濤之險。病妻弱子。左鹽右藥。不異于醴舛之商。揭囊而賈贏。造物其安取此也。夫以務觀之才。與其文章議論。頡頏于論思侍從之選。必有知其先後者。旣未獲逞。下得一郡而施。亦庶幾焉。豈士之進退必有時哉。聖天子在上。二三賢雋在列。不謂之時不可也。然務觀舟敗幾溺。而書來詫曰。平生未行江也。葭葦之蒼茫。鳧鴈之出沒。風月之清絕。山水之夷曠。疇昔嘗寓于詩。而未盡其髣髴者。今幸遭之。必毋爲我戚戚也。蓋其志尙不凡如此。吾猶爲之戚戚而言。亦不知務觀者耶。

潘顯甫字序

潘叔度之仲子名自晦。而叔度字之曰顯甫。取程氏謙傳自晦而德益光顯之義也。甚矣叔度之善教其子如此。夫故所謂晦者。非昧然不白之意也。內有甚明。外有所不可見者焉。其猶水乎。且水之積也愈深。則其發也愈厚。人望其黯然而幽者爲晦矣。酌焉而視之。激焉而揚之。其明始不可掩焉。君子之用晦亦然。詩不云乎。衣錦尙絀。惡其文之著也。易不云乎。蒙以養正。聖功也。顯甫方進于學也。宜以是思之。淳熙乙巳四月旣望。潁川韓某序。

# 南澗甲乙稿卷十五

記

## 浦城縣刻漏記

古之觀天有二道。歷以應于時也。漏以應于歷也。嘗考之詩。春秋諸侯之國。不得爲歷。而得爲漏。蓋歷者所以參天地而成四時。此君人者之事也。故春秋書王正月。漏者所以正晨昏之度。爲朝會起居之節而已。故挈壺氏不能掌其職。則齊譏焉。今郡縣實古諸侯比也。朝廷每以嗣歲。頒正朔于天下。而郡縣之間。更籌取具。無刻漏之器者多矣。浦城縣號閩之望。其地視子男爲侈。異時樓觀雖設。而刻漏亦不能備。夜行者窺星。趣事者候雞。風雨冥晦。則居若瞽瞍。然爲政者往往視爲不急也。吾友趙君益卿來宰是邑。銳意成之。浮箭視刻。率如古制。書來告曰。器雖微。然所以示民者。亦足以知信。子爲記之。夫爲政之道。貴不欺于民。不欺之先。要在其一。其視聽。今郡縣之間。于所謂晨昏之節者。已不能一民之視聽。而况于他乎。使今之示于民者。舉如是之信。雖古之爲政者。無以易此也。是道也。今之所忽。而古之所重。益卿不習于今之忽。而趨于古之重。則既知所先後矣。其進于古也優哉。予樂其有志于古也。因爲之書。紹興二十五年七月既望。潁川韓元吉記。

淡齋記

紹興二十四年。予始識吾季真于信陽。愛其溫然之文。挺然之姿。將有以世其家也。旣而謂予曰。吾嘗以淡名吾齋。吾自求其說。不可得也。子能爲吾言之乎。予笑曰。子能言而不言者也。而吾可以不言言之乎。夫天下之至美者五味也。至貴者五色也。嗜于口而悅于目。雖吾不異也。醴吾知其爲甘。醢吾知其爲鹹。醢吾知其爲酸。薑桂吾知其爲辛。至于泊然而無味者。非子之說乎。青黃者吾知其爲黼黻。紅紫者吾知其爲綺繡。至于混然而無色者。非子之說乎。故泊然而無味者。水之謂也。混然而無色者。太虛之謂也。今夫水流爲江河。發爲井泉。挹之瀏然以清。激之鏘然以鳴。投之五味而隨所入焉。而水之質蓋不可名狀也。人見其味之泊然也。遂以淡歸之。今夫太虛大而寓于天地。小而限于一室。山嶽窳之而不爲盈。壘盎貯之而不爲幽。閒以五色而隨所寓焉。而太虛之質蓋不可名狀也。人見其色之混然也。遂以淡歸之。且彼其能受五味而納五色者。豈不以其質之不可名狀歟。使其定而不易。則酸者不可以爲鹹。而青者不可以爲黃矣。君子之于道也。內以存其心。外以應于事。雖酬酢萬變而無留焉者。是亦將泊然混然而後已也。夫惟泊然混然。故隨所用而無不可。然世之爲是說也。苟以爲無嬰于名利而不湛于嗜慾。泛然與世不相町畦。則亦不足以獨立于萬物之表。是猶畏夫五味之汨。五色之雜者也。由是之說也。雖朝汨于五味而暮雜于五色。固未有害。彼其明于體而未達于用耶。季真曰。然。子之說信辯矣。吾將實于壁而徐思之。子其以是爲記。



建安白雲山崇梵禪寺羅漢堂記

閩之爲郡。八一水之分。上下有四。下州之民。習王氏。故俗奉佛。惟謹。至上州。雖佛之徒。未知有佛也。建炎初。盜起。上州民四鬪亂。四郡之境。蕩爲炎埃。而下州獨帖帖無事。因相與營病。以爲是不奉佛之應。自兵火事熄。上州之民。鮮不畏禍。而佛之徒。頗知用其說。以警懼動化其俗。凡所以奉佛者。相視出力。惟恐其後。無幾何。用事者斂佛寺之餘。以佐縣官。由是佛之徒。復睨其居如傳舍然。蔑有興事赴功之意。白雲在建。爲望刹。異時以禪學著見。號爲宗師者。閱數世。久敝不舉。紹興二十六年。僧惠琳主之。乃嘆曰。閩于天下。僧籍最富。今衰死殆盡。吾將製五百大士之像。使是州之民。知雖無僧。而有賢聖者存。豈不助吾教哉。蓋左文林郎葉薦。宋穎實爲之勸。二年而告備。又爲尊者十八附其旁。佛之會峙其中。費金錢百萬餘。闢堂而居焉。求予文爲之記。予笑曰。宋穎蓋儒者也。儒之道。不語怪以惑民。不取人以自利。今是像之設。不惑民而自利耶。宋穎曰。不然。凡吾州之民。樂爲之者。以其有遷善之心也。琳之志。所以有爲者。恥其徒之安于陋而不振也。天下之事。能不安于陋而振以有爲。俾民遷善而樂爲之。是豈特佛之徒也。予于是愧其言。然予嘗遊天台。至石橋。愛其山林之幽深。泉石之峻潔。以求望見所謂方廣寺者。而神光鐘磬之異。好事者往往能道之。則五百大士之神。其庇蔭于世。有不可誣。宋穎今爲台州從事。盍一造其地。以吾言招之。于此方之民。宜有以慰其意者矣。

隱靜山新建御書毗盧二閣記

並江而南。自建業歷姑熟。其山之著者曰隱靜。介于句曲九華之間。初無奇形異態。以峻拔表見于外。而澗壑透迤。草豐木茂。五峯錯立。如高人勝士。超然迥出于埃壘。非世俗所得而有也。山之寺曰普惠。棟宇宏麗。佛事煥列。足以稱其山。寺之長老曰妙義。大帥道恭。宣乾道三年。住山二十有四臘矣。禪學疏通。而持律嚴甚。足以稱其寺。恭之始來也。寺既圯于盜。因撤而新之。築大殿。植二樓。峙傑閣于南。闢丈室于背。周廊重廡。環室數百。無一椽。仍其舊者。恭嘗自嘆。以爲積此歲月。其志願之力。粗已伸矣。而寺故有閣。藏二朝御書。白有二十軸。規制卑陋。不起。妥宸章寶墨之重。客過而問之。恭則愷然曰。吾取後此哉。是以度天子之書。非有朝命郡邑之請。懼不可爲爾。可自爲耶。可自爲今爲矣。于是鳩工庀材。夜以繼日。歲十二月乙未。閣亦新焉。先是閣之建。實嘉祐三年。郡人郭祥正爲之記。謂其甲于寺屋也。乃以卑陋易之。則其興造。加于舊。率可知矣。明年三月告成。恭來言曰。以楹數之。從衡爲七十四。楹以尺度之。高下爲七十尺。中以度御書。後爲複閣。以安毗盧遮那之像。左右飛閣道。壁湧千佛。欄楯四合。可以周旋瞻望。作禮圍繞。在我教中。毗盧遮那廣大樓閣等一切處。使昧者于此。不勞彈指。同入如來大光明藏。而雲漢昭回。炳耀大千。實我導師矣。願併記之。蓋宋室至太宗皇帝。悉平僭亂。章聖登封降禪。以告成功。仁宗偃武修文。躋于極治。萬幾餘閒。始得游意翰墨。三聖奎畫。在世爲多。高出唐貞觀右。頌之天下。以鎮夫名山川。惟隱靜以梁慧嚴師杯渡道場。獲受此賜。建炎初。賊張琪巢焉。書以僅存。是有神物陰拱而護之。今道恭典治此山。能竭己力。美輪奐以侈上施。又崇像設。益闡其師傳。用錢凡四百萬。積工凡萬一千有奇。而佛像

之費不在焉。志勤而意廣。誠可嘉者。嘗讀華嚴。考所謂善財童子。求善知識。自妙峯極海岸國。展轉南行。蓋百一十許。最後始登毗盧大閣。方能了知一切莊嚴自在境界。然是童子初入胎時。七寶樓閣已現其家。乃見世尊逝多林中重閣。故在而山巔水涯。城郭市肆。人天仙鬼。諸聚集相。奔走殆徧。是遭文殊調劇不悟。自今回觀。可發大笑。恭之不起于坐。既已莊嚴佛土矣。而最後因緣。猶示此閣。善財不生。彌勒未見。將與文殊義爲同異。必有能辨之者。特以御書在焉。則甚大而光明矣。道恭笑曰。然所以求子而記者。此也。遂書以爲記。

### 敦復齋記

人之居。凡既往而歸。謂之復。其于物。凡既失而得。亦謂之復。是復之義。皆返其故而還其初者也。人之所以爲人。天地之所以爲天地。其必有自矣。在人者求諸心。在天地之大。豈其無心哉。日運而星飛。淵旋而岳峙。四時變化。莫有窮盡。天地之心。固未可識。以吾心所存焉者。而求諸天地。則亦不外是矣。易于坤之震曰。見天地之心。而其卦曰復。以象而言。則陽剝而反下也。以時而言。則陰盡而陽生也。以數而言。則千百未形而一見也。是卦也。既不可以爲陽。又不可以爲陰。非復無以命之。豈一陰一陽之謂者歟。固哉先儒之說曰。天地以本爲心。寂然至無者。其本也。夫天地之心。固寂然而至無。則天地亦幾于息矣。故無之說興。釋氏乃以空擅其宗。學士大夫。未有不從而惑者也。自大而媿于細。自精而流于粗。自明而墮于幽。自常而極于變。窮天下之辨。而未足以喻。昔者聖人故未嘗言焉。其言者。子思孟軻也。子思孟軻之言。出

于不得已。而聖人所以未嘗言者。懼夫後世姑以吾言爲口實。將無所自得云爾。復之六五曰。敦復無悔。而其象曰。中以自考。夫復至于敦厚而不薄。則真積而巳者也。其無所悔。則自質其中。而知其得者也。故曰。復以自知。然則果何事哉。就其可見者。謂之仁。合而言之。則謂之道。是以六二之鄰于初。則曰下仁。六四之應于初。則曰從道。蓋仁者道之幾。而道者復之本也。故聖人之告顏子。以克己復禮爲仁之要。夫難勝者己之私。既克者禮之復。豈吾所謂既往而歸。既失而得者乎。雖然。復不可過也。過則迷矣。迷則罔念而狂者矣。苟不溺于無也。不陷于狂也。則聖人之門。其庶幾焉。丹陽陳騞顏雋傑而有文力學之士也。名其齋曰敦復。以志夫自考之意。而求予言以記。顧余何足以進此。然竊嘗聞之。聖人之學。自治其一心。則推而至于治天下。本末先後。初無二致。故復之不遠。則以修身。復之既迷。則足以敗國。自異端之肆也。亦曰治夫心者。而其說猶以一身爲可外。況于所謂天下國家。孰知可離則非道也。今騞顏亦知考于中而自見矣。其毋入于異端。以務施于天下者。則騞顏真顏之徒也。乾道四年二月。潁川韓元吉記。

大理寺獎諭敕書記

乾道四年秋。霖雨不止。有詔大理繫囚毋得決。將親慮于廷。先是夏五月。皇帝御崇政殿。錄繫囚。有司用故事。僅以一二見。上顧嘆。以爲文具。欲革之。粵七月己丑。罪無小大。命脫桎梏殿門外。咸見于陛。玉音宣昭。恩以次降。和氣盈溢。天宇開霽。蓋仁聲一日被四表矣。而臣某甫以愚陋。待罪廷尉。退而與其屬。仰聖天子威命下逮。夙宵祇懼。思率厥職。凡獄之政。罔敢愆。其蔽罔敢弗。時以奉承德意。罔怠。又旬有六日。寺

之獄始得以空閒。越三日而璽書被焉。臣等下拜驚媿。此陛下留神庶獄。休澤所致。且函表敘慶。臣子常禮。乃閔弗僉。尚惟何功。肆有以寵嘉之。然臣等嘗讀大易。得獄之道四。蓋噬嗑以用獄。豐以折獄。中孚以議獄。旅以不留獄。皆本于離。而行于巽。離爲日而巽爲風。日者君之明。而風者君之命也。繇人君躬明德。而推信令。故其下得以審克之。則獄之不留。何有焉。洪惟陛下。以文王之明。備成湯之信。總攬權綱。南面而治。既取諸離。爰勤萬幾。日昃不暇。而發號施令。巽以申之。用能清問。未既于法官。陰沴滯消于寓縣。圜圖遂虛。繫自茲始。天且不違。而況于人乎。在書有之。勿誤于庶獄。惟有司之牧夫。其克詰爾戎兵。以陟禹之迹。方行天下。至于海表。罔有不服。臣等不佞。典時臬事。奚足贊刑措之治于萬一。然則整六師以復禹迹。俾四夷率服者。斯拱而見之矣。欽誦訓獎。有榮耀焉。敢不昭示萬世。而列諸石。具位謹記。

### 崇福庵記

古者葬而不封。蓋遠之也。中古而降。則既封矣。然墓而弗祭也。成周之禮。則祭矣。故家人祭墓爲尸。然未有守也。其曰守墓。禁與墓大夫之職。皆典其禁令而已。兩漢而下。守墓之家。始有聞焉。夫葬而封。封而祭。祭而守。豈後世之俗。寢不逮于古歟。亦曰禮之變。而無忤者矣。謹其兆域之原。護其松檟之殖。易其廬而屋焉。假人而掌之。子孫歲時必至。而不敢忘。聖人復起。宜有取乎此也。自浮圖氏之說興。士大夫之家。欲守其墳墓者。率致其徒。國家著令。從而許之。其爵算有不得命爲寺。則亦自築精舍。選擇一二而處焉。以爲較之丁壯。而無妻孥之累。潔齋寂淨。庶以嚴乎鬼享也。天下之俗。幾何年哉。祕閣修擇。韓公之爲都大。

提點坑冶鑄錢也。當紹興之十五年。請于朝曰。所領凡九路。不可以謀尺寸之產。惟母太碩人鄭之喪未葬。將卜地于信州上饒縣。詔俞之。于是兆于明遠鄉禪寂院之東山。無幾何。公使于蜀。又帥于襲。而不幸捐館舍。紹興之二十年。其繼室李夫人奉公之柩。附窆焉。越五年。于墓左始爲屋數十楹。以處浮圖氏者。又十有三年。益大葺之。範金爲鐘。樓居其上。門闥室宇。以備以嚴。視佛廟之規。雖微而體具。始山未有泉。庀工之日。斷土而泉湧。已而有露降于墓木而甘。夫人慨嘆。謂其有物陰相之也。因名曰崇福庵。買牒而度爲僧者二人。買田以贍夫僧者。踰六十畝。蓋韓氏家許昌。渡江而南。墳墓既不可族矣。修撰公蚤以才譔。自奮。歷尙書郎。宣力四方。隱然爲時吏師。而不得世其貴。以盡發其蘊。平生未嘗營產業。僅克有地。以葬其親。而身沒數千里外。取二猶子。子之。絲夫人而後家。道立。夫人閒關東歸。旣教其子以詩書。而躬布衣糲食。儼然自得。以從浮圖氏之學。凡舍宅之外。悉捐其貲。以爲是庵。嘗曰。吾夫之力所不及者。吾以一婦人之力。閱二十寒暑而卒成之。修撰公諱球。字美成。于某爲祖父。某寓于信。親見夫人。遇事有法。可以爲難。故爲道禮之變。且述夫人之志。以示後之子孫。俾知孝云。乾道四年十月。右朝散郎守大理少卿韓某記。

婺州貢院記

淳熙四年秋七月丙辰。婺州貢士之院成。太守祕閣修撰李公書來請曰。椿之始至郡也。會詔書以是歲興賢能之士。而校藝未有所。前太守敷文閣直學士張公津。嘗鳩其費。且留以待椿也。椿以多病之餘。

顧其政之不暇。懼無以爲矣。旣而鄉老士子咸以爲請。而七邑之大夫。又請爲助。于是取于帑廩之餘。合以屬縣之力。而通判州事趙君彥丞奮然願督其役。起于三月壬子。僅數月也。今幸而集焉。凡爲屋三百六十有四間。培薄以爲高。剏砥以爲平。廊廡四闢。堂舍環列。蓋無一弗備。觀者懍嘆。以爲面勢之雄偉。規制之穩密。自浙而東。所未有也。敢自以爲能哉。斯郡人之志。諸大夫之勢。同事之敏。前二千石之賢。以遺于我。而適臻茲爾。抑又聞之。君亦嘗爲是州。實基此也。故郡人願得君之文。以識其始末。則何如。某于是拜而不敢辭。曰。古者養士于學。以爲絃誦肄業之所。選士于宮。以爲賓射揖遜之地。有故常也。自隋唐以文決科。國朝又加密焉。重扉布棘。羣試于有司。賓主肅拜。以就研席。究其經史詞賦之習。質以古今當世之務。引毫伸楮。使其志氣有所感發。才思有以摠盡。非居處閤敞。庭陛顯設。殆不足見朝廷招賢之美。諸侯待士之恭矣。惟東陽郡置自吳寶鼎之初。稽諸星躔。上直須女。故其俗工織紵。而事組紉。物衆地廣。中興則爲輔藩德教所及。風化所被。俗變以文。三歲之舉。至五六十人。豪傑相望。公輔踵出。足爲東南之表儀。異時試者。寓于僧廬。褊陋局隘。弗稱是邦之大。淳熙改元春。某濫膺左符。歲適有秋。鹿鳴旣歌。深有愧于俊造之論。始得爽垲于郡城西南隅。負巍峯。俯大川。廢摧酷之場。徹二廨以廣之。工築方輿。而某易守建安矣。逮張使君來。經營未幾。又移帥于越而去。今李公之至也。寬以惠其民。儉以率其下。凡事宴游而飾廚傳者。一切不務計吏。將登棟宇是亟。故斧斤之聲未聞。而丹雘之施已具。問于其境。蓋有弗及知者。則其無煩于人。不擾于物。爲可見矣。且推而不居。猶有逮于吾焉。夫天下之事。不難于基之。而難于成。

之。豈特是役爲然哉。惟成而不自以爲功。則其于事也無難矣。昔魯作泮宮。史克頌之。故其詩曰。無小無大。從公子邁。言民之無不從也。吾意東陽之士。懷長材。抱素業。以奉天子明詔。其從公之教益多。則遊斯者。功名自是以發軔焉。必有頌聲以述公之美政。惠愛又何俟于吾文。雖然。不可以無傳也。故百有二十五日之閒。其工與費。皆不足書。舉其大者。以告于後之人云。具位韓某記。

東臬記

東臬者。陶氏之園也。陶氏之先。自晉始顯。而淵明令彭澤。高風峻節。足以蹈厲一世。其詩語文章所及。後之君子喜道之。況其族姓家江南。本其苗裔者。則典型餘烈。故應概見而不妄也。茂安實陶氏諸孫。始予見其試于學宮。聲名籍甚。旣而佐大農從幕府于淮西。猶慷慨有功名之志。逮爲尙書郎。則已華髮蕭然。不復問功名富貴事。而間爲予言其所居之勝。在興國。與郡治共一湖水。將歸老焉。後數年。茂安果自湖湘之使事。挂其衣冠以歸。又數年。則以書來言曰。抗湖而東。得地數十畝。以爲東臬焉。東臬中爲一堂。曰舒嘯。南望而行。花木蔽芾。以極于湖之涯。作亭曰駐屐。西則又爲蓮蕩。小閣挹湖光而面之。餘可以爲亭。爲榭者尙衆。而力有未及也。力之及者。名葩異卉。間以奇石。而松竹之植。稍稍茂盛矣。至于山光之秀列。湖波之演迤。風日發揮。四時之景萬態。則亦不待吾力者也。吾雖老矣。得以朝夕自逸。而時與賓客遊于其間。往往愛之不忍去。獨憾子之未見也。可不爲我記之乎。予曰。夫世之所慕于淵明者。非特其去就可尙也。惟其志意超然曠達。適于物而不累于物。有所得者焉。莊子曰。山林歟。皋壤歟。使我欣欣然而樂歟。



且山林泉壑。非世俗悅于耳目者也。所遇之樂。不自知而發。故雖樵夫漁父。負薪鼓枻。歌聲若出金石。而況于賢士大夫得之者乎。今茂安世之賢士大夫也。脫跡于名利之場。休心于寂寞之境。是宜得其樂。而自附于乃祖。以榮其歸。而予方奔走于朝市。聞茂安之風。蓋已堪愧。而茂安乃欲予文以道其意。亦俾予知歸之有不可緩者歟。嗟乎。予固未有茂安居之勝也。異日倘遂其歸。而耕于靈山之下。千里命駕。以訪茂安于東臬。相與植杖而耘。詠歌歸來之辭。舉酒道舊。以謝湖山之美。庶不爲淵明之羞矣。夫淳熙四年九月。潁川韓元吉記。

### 崇勝戒壇記

佛刹之在江左。莫先于金陵之瓦棺寺。蓋自東晉興甯二年。移陶官秦淮之北。而以其南舊陶地施僧慧力。以爲之寺。或曰。瓦官謂陶官也。後訛以爲棺爾。又曰。昔有僧誦法華經者。以有虞氏之制。葬于城隅。而蓮華生其上。故寺以瓦棺得名。然莫可考也。考之寺記。晉武帝甯康三年。始建戒壇。唐貞觀二年。造閣三成。高二十五丈。挾以東西二閣。通十有九楹。爲一方雄傑之觀。其後閣壞于南唐。又新之。號吳興閣。而寺名昇元。宋有天下。易昇元爲崇喜閣。亦燼于火。太平興國五年。更錫崇勝院額。戒壇在焉。建炎渡江。兵寇雜擾。寺宇無一存者。紹興之十九年也。有寓僧福濤。慨然欲復之。而寺基廢爲軍營。會慈濟大師初政。以慈恩教法。自北方之漢。曰。吾教江南未有傳也。閒智者大師。嘗講正觀造疏鈔于此。則此地宜爲講席久矣。相與廬其側。以告于有司。請于朝。得其地。纔什一也。施者漸集。而濤遽化。政主之。餘二十載。悉力營焉。

凡殿宇像設。與夫講授之堂。棲息之室。庖廡庫廩。無不備具。乃致院事以付其徒。甲乙傳之。書來請曰。初政幸未死。得了此寺緣也。願有以記其始末。頃予將漕江東。見其營繕之勞。工築之力。而志之不息也。以爲佛之徒能堅忍不拔。期于事之必集如此。然予聞佛之說。以空爲宗。以寂滅爲樂。以身爲僞。以諸相爲妄。故雖垢衣乞食。坐臥不過桑下。而能神通變化。一光明中。臺殿寶閣。彈指悉現。以起人敬畏之心。示其莊嚴佛土而已。後之讀書者。不解佛所說義。乃欲竭人之力。窮土木之工。以崇飾塔廟。效其髣髴。然神通示現者。無方人。之土木者有限。故言治者。詆以爲生民之蠹。而事佛之實。固不在是也。今慈濟師則不然。惟以講演妙義。動化一方。隨其志之所遇。與施者所可及。而使荆榛瓦礫之墟。復爲道場清淨之域。規制僅足。不侈不陋。亦建大閣。崇且百尺。造爲千佛。以五時教法。資機輪之藏。遠近從學。持鉢而食者。動溢千指。其視正觀昇元寺宇之舊。若三千大千世界。納一毛孔。而四方上下。隨處各異。又如四大海水。入一蹄涔。而魚龍蝦蛭。游戲自在。不知是大是小。是同是別也。師聞之曰。是中安有大小同別耶。曩者仁宗皇帝。賜一寶珠。徑大四寸。鎮在戒壇。前日劫火洞然。此珠不壞。照耀虛空。如揭日月。又顧長康曾于寺室。手畫金粟如來之像。號爲神妙。吾得舊本。刊置壁間。有人如此。入吾寺門。受其足戒。能于寶珠恭敬作禮。諦觀審見。此寺八百年間。無成壞相。隱然常住。況于經營建立。比量大小。作去來今。何有是處。欲解斯義。往問金粟。或說半偈。當能了之。予笑曰。諾。因爲之書。淳熙五年五月。具位韓某記。

世傳孫巨源于佛寺經龕中得唐人所藏古文章一編。莫知誰氏錄也。皆史傳所不載。文選所未取。而閒見于諸集及樂府好事者。因以古文苑目之。今次爲九卷。可類觀。然石鼓之詩。退之則以爲孔子未見。不知所刪者定何詩。且何自知其爲宣王也。左氏載椒舉之言。蒐于岐陽。則成王爾。秦世諸刻。子長不盡著。抑亦有去取耶。漢初未有五言。而歌與樂章先有七言。蘇李之作。果出于二子乎。以此篇數首推之。意後代詩人命題以賦者。若韋孟尙四言。至酈炎乃五言也。夫文章遠矣。唐虞之盛。府歌始聞。魏晉以還。制作逾靡。學者思欲近古。于是其有考焉。惟訛舛謬缺者。多不敢是正而補之。蓋傳疑也。淳熙六年六月。潁川韓元吉記。

### 兩賢堂記

並江而東行。當閩浙之交。是爲上饒郡。靈山連延。秀拔森聳。與懷玉諸峯。巖然相映帶。其物產豐美。土壤平衍。故北來之渡江者。愛而多寓焉。廣教僧舍。在城西北三里而近。尤爲幽清。小溪回環。松竹茂密。有茶叢生數畝。父老相傳。唐陸鴻漸所種也。因號茶山。泉發砌下。甚乳而甘。亦以陸子名。紹興中。故中書舍人呂公居仁嘗寓于寺。公以文章名于世。而直道勁節。不容于常路者。屏居避謗。費志以沒。上饒士子。稍宗其學問。雖田夫野老。能記其曳杖行吟風流韻度也。後數年。故禮部侍郎文清曾公吉甫。復來居之。二公平生交。俱以詩鳴江右。適相繼寓此。而曾公爲最久。杜門。醉詩書以教子弟。或經時不入州府。不問世故。好事者間從公遊。談風月爾。公亦自號茶山居士。若將終身焉。會朝廷更庶政。一時端人正士。始得進用。

而呂公前已下世。莫不惜而哀之。公起爲部刺史。遂以道德文學入侍天子。蓋退而老于稽山之下。而上饒之人。稱一時衣冠師友之盛。及二公姓字。則拳拳不忍忘。寺之僮奴。指其庭之竹。則曰此文清公所植也。山有隙地。舊以爲圃。指其花卉。則曰此文清公所藝也。一亭一軒。愛而不敢動。曰此公所建立。或命名也。主僧敦仁者。言少年走諸方。侍其師清于草堂。清每與其徒誦二公詩語。且道其禪學之妙。敦仁竊聞之。以謂非今世之人也。不意遊上饒。及見二公于此寺。今旣叨灑埽之職矣。俯仰踰三十戰。思再見而不可得也。將虛其室。繪二公之像。事以香火。而祭其諱日焉。于是榜以兩賢堂。而求爲之記。夫自中原隔絕。士大夫遠其鄉居。類多寄跡浮圖之宇。固有厭苦冀其速去者矣。未有能知其賢。旣去而見思也。在詩有之。蔽芾甘棠。勿剪勿伐。召伯所茇。說者曰。茇之爲言。草舍也。召伯聽斷于棠木之下。而民之被其德者。思其人。敬其木。不加剪伐。云爾。今二公之寓室。殆亦茇舍之比也。然非有聽訟之勞。及民之化。而敦仁又佛之徒。豈能盡知吾儒之事。與夫賢者之詳。乃尊敬愛慕不已。至祓飾其居。以爲二公之思。而祠祀之。使二公也得位以行其志。則所以致民之思者。豈不足侔于召伯哉。雖然。世之爲士者。見賢不能慕。旣去而忘其人。聞敦仁之爲。過于堂下。亦可以少愧矣夫。淳熙六年七月。具位韓某記。

信州新建牙門記

信之地勢。來自靈山。中道石起如龍。鱗鬣隱現。至郡而伏。以赴于淵。前山品立。如覆鐘釜。水渟若留。懷玉高峯。出良隅。森植猶束筍。故老相傳。得陰陽之勝。雖宣和青溪之盜。建炎寇攘雲擾。皆莫能犯其地。而郡

治歸然獨在。然南有牙門而不爲觀臺。僅成一樓。與縣之度。敕書者比閱歲。既久。瓦腐。壁圯。楹桷摧朽。殆將壓焉。淳熙之七年也。蒲陽林侯枌。山中祕書來莅茲郡。既再歲矣。侯之政一以儒雅緣飾。簡易而不煩。士民安之。歲適屢登。因以餘力大治其城壁。與其四達之門。猶于牙門。蠱敝未之議也。民相與言曰。吾侯宜爲此矣。然距其捨我之日不數月。則奈何。侯聞之。歎曰。古之君子。所寓之舍。猶必葺于一日也。況公字乎。吾雖不敏。尙能爲爾成之。好事者則又曰。州遠于山而附于水。乏土不可斷也。前人未能爲之。觀臺者不以是耶。並庾有堆阜。侯呼庾吏問曰。平之無傷乎。曰。庸何傷。侯笑曰。土于是焉取之。衆謹然大服。乃以七月壬子。遂與其役。增卑以爲高。撤故以爲新。凡舂鍤斤斧之工。悉厚其直。蓋無一斂于民者。踰兩月告成。臺崇十有六尺。樓其上。又二十尺。左右爲兩夾樓。而閣道翼焉。不侈不陋。適其地形之宜。士民德侯之深。偉侯之績。而惜其將解印綬也。願有以識之。夫門闕之制尙矣。自天子至諸侯。所以出政令。時啓闔。肅賓師一也。下觀而化。于是乎在。故雉門兩觀之作。書于春秋。而漢儒記禮。乃以爲庫門。天子泉門。雉門。天子應門。惟魯以周公之故用焉。然考之大雅。則皋應二門之築。亦周爲諸侯之時。其因于商者可如。故其詩曰。迺立皋門。皋門有伉。迺立應門。應門將將。且伉之爲言高也。將將爲言嚴正也。豈諸侯之門必高且嚴正。然後應于禮歟。國朝著令。門廈藻楫之施。莫不有制。惟郡之正牙門。得用重屋立臺。而設鷗覆甌。其制特異。蓋揭鎮名。建旌牙其上。鳴笳伐鼓。以令昏旦者。視門以爲表。非其舍宅比耶。信之爲州。四百二十有三年矣。其地控閩粵。鄰江淮。引二淵。隱然實衝要之會。山川秀發。人物繁夥。異時多士之雋。屢冠天下。

而宰輔之出。閒亦蜚聲名。立事業。其風俗興起。固未艾也。今林侯舉久墜之典。克合于古。斧藻面勢。有光輝焉。非若汎然樓觀登臨之美。以爲執事者遊覽之資而已。雖然。侯之車旣攻。而馬旣駕矣。不懈以思。不惑以移。斷然圖之。而不日成之。以徇其民之願欲。則侯之中所存。與其所操。執者天下之事。何往而不可爲哉。某方卜居郡郊。見其民之喜。而嘉其事之能立也。因爲之書。

雲風臺記

一人之情。鬱則思舒。局則思放。底滯則思高明。夷曠之適。古之人作囿以游。築臺以觀。否則之山林而託焉。雖仲尼之聖。猶登泰山而臨呂梁也。豈不若是。將無以寓其情耶。然君子務以適其情。而未始縱其情。務以適其情者。不過避喧以習靜。升高以望遠。俾山林泉壑。接乎吾前。而塵垢秕糠。不溷吾中而已。永嘉黃使君堅。叟鄉昭武也。其居一榻之外。無所遊覽。久之。得舍北地數畝。規以爲囿。面山者爲堂。面竹者爲亭。作室于花閒。置檻于溪浚。則旣有名之佳矣。而昭武之南山。最爲奇秀。聯屬如屏障。其西則君山。遠在百里之外。聳直倚天。城之中有山。號登高。熊踞而虎臥。林木蒼然。大溪絡其下。東北諸峯。合逕四出。堅叟築臺而望之。其崇僅尋丈也。凡一郡之山。無逃焉。書來請予名。予少嘗寓昭武。與堅叟遊。其山川勝概。歷歷可想。則以告之。曰。韓文公詩有云。東堂坐見山。雲風相吹噓。子之爲是臺也。以山故耶。山之狀不可以名。盍試以雲風命之。何如。堅叟喜曰。雲之與風。卽山之自出也。今吾老矣。仕于四方。得郡而將行。顧未能終耕里閭。而惟徜徉花竹之陰。因臺之成。披襟矯首。以睨夫雲風之去來。當其滃然之奇。濛然之清。以蕩

吾目而觸吾懷。吾之樂則無盡。而君亦何自知之乎。予曰。予固不得而知也。蓋嘗思之。以堅叟之才。遇事有立。自爲州縣官。官聲卓然。宜其蚤獲用于世。而婆娑晚境。猶爲天子守千里之地。于海隅。其所設施。雖未爲不遇。然而嘗聞之。古之賢者。每以致身功名之會。則爲依乘風雲。今聖明在上。羅天下之士。以清中原。而復太平之業。則夫雲集而應龍翔。風薄而萬竅怒。子之功名得無其時。又何蹙縮于此乎。堅叟謝曰。吾豈爲是也。君旣名之。則亦書之。將以示吾鄉之人。以無忘君之言。于是書之臺上。淳熙七年十二月。潁川韓某記。

### 風鶴樓記

樓在合淝淮之南。故秦九江郡也。至漢孝文析其郡。又爲廬江。實今西路也。自春秋季年。吳嘗會于橐臯。而漢封淮王。皆社于此。及孫曹紛爭。則以合淝寓揚州之治。築爲新城。晉人扼淝水以敗秦師。周世宗厲兵正陽。攻戰于紫金山下。遺跡具在。故今廬州形勝。腹巢湖。控渦潁。膺濡須。枕灤皖。隱然爲用武之郊。置連帥以總兵民。厥任重矣。乾道初。詔遣大將暨建康留鑰之臣。同視廬城。浚其溝障。增其甃埴。益固以堅。乃營田以寓兵。列戍以衛民。由是帥守之寄。尤遴其選。淳熙八年。武節大夫延侯璽來鎮。是邦屬歲旱荒。流徙塞塗。公私眊眊。侯內撫飢羸。外弭寇攘。整財治軍。準繩有度。官吏協和。民庶安輯。其明年秋。政成事簡。益求所未至。葺而更之。會大雨。水暴注。兩市橋壞。伐木于山。以濟病涉。又訪州之賢哲。故象。廟而享之。以興起其俗。于是民服侯之化。知所後先。惠而不擾。忠而能力也。相與言曰。吾侯勞于我矣。宜有以佚之。

先是州廨之背有臺號熙熙爲歲時登臨燕樂之所久廢不治蓬生而土圯願復其舊以紀吾成以侈後觀侯則謝曰臺固美矣其可爲樂乎然民之幸相與也其取橋之餘材臺之舊址因農之隙卒伍之暇爲一樓以望四郊雖不敢效前賢籌邊之作而驪首縱目慨然俯仰以無忘聖君顧憂庶思效吾職者則猶可哉其冬樓旣成因其郡佐來請記之而問所以名者予嘗行燕趙魏之野有感于戰國之事蓋城堞相望二三百里坦坦而近非有高山巨川之阻而迭爲長雄勢莫相下世則以謂兵爲險也然兵固自若亡慮常數十萬以樂毅廉頗用之則強以龐涓趙括用之則敗是豈在于兵特以人爲重焉及觀謝幼度之戰正今合淝是時晉之渡江餘五十年西北勁兵梟騎寧有在者而能用吳楚之人以破其百萬之衆至聞風聲鶴唳以爲王師豈天之助者耶亦人力爾今朝廷視淮西幾河朔比也以爲長城以爲北門匪文武之英智略之士疇克任此而折衝厭難俾數千里之地旣庶而教習于技擊而隱于耕鋤蓄憤養威不勝從軍之樂而務爲安強如侯之用心豈易云者夫幼度遠矣方萬竅之號九臯之鳴聞于天外功名之士蓋有起舞而歎者今遂以風鶴命之亦紀其故實也予雖不獲奉侯之樽俎從容樓上以臨淝水望洛澗八公之山草木依然英風壯氣可想而見後之登臨者識侯之用心其忍忘哉

潘叔度可庵記

物莫不有生而人莫甚于畏其死世以養生爲言者求其氣之所自來而保其神之所可至呼噏運動以規天地之造化曰委形蛻骨可無死也而爲西方之學者從而誚之以爲人之生皆妄也惟捨其生然後



見其不安者存。是謂發真歸元。而得以出于死生之外。二說既立。未有不奇而信之者。雖然。彼固有激而云。斯可也。猶以死生爲累者耶。是亦遺人道而慕天道。孰知人道卽天道也。生雖不捨。豈不足以聞道而死。何足以累道哉。在人猶在天也。苟不有見。徒自分爾。故曰。朝聞道夕死可矣。然則道何自而聞乎。又曰。未知生焉知死。然則生何自而知乎。易之繫乃曰。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且死生既有其說矣。始之與終。殆亦相似。而聖人不以其說示人者。欲人之自知也。由不能自知。故切切然惟他人之說是信。目瞠口喏。則亦無惑乎異端之言有以入之也。自漢以還。世之儒者。僅能談治道。而不能知率性之道。于是治天下與性命之原。判然爲兩塗。千有餘年。以道爲何物。則又特以爲不過于君臣父子之間。禮樂刑政之際。所以治天下則然矣。而論者輕之曰。爾之治天下。吾緒餘土苴也。而道常在于虛無恍惚之中。清淨寂滅之域。外夫死生。棄夫人事。然後足以爲道。而儒者蓋亦斂衽避之。而不敢問。不則撫其近似而求合焉。是天下有二道也。蓋亦觀夫太極之生。陰陽之運。萬物之作。在天成象。而在地成形。動靜隱顯。莫適而非道。則其在我。何獨于死生而疑之。聖人相授。惟精惟一。而仲尼所謂一以貫之者。曾未之見歟。予嘗病世之學者。不復知此久矣。頃歲閒居。嘗與呂伯恭論之。今伯恭不幸已往。而金華潘景憲叔度。從伯恭游。最久而密者也。篤信好學。旣連喪其室人。買地于金華之別麓。號葉山。以營其二內之藏。而虛其中央。以爲他日自歸之所。築室三。傍因以游息。而語其鄉人曰。吾非以厚死。吾之生亦在焉。與予之說似合。而伯恭之友朱元晦。以聞道之意。名之曰可庵。而叔度自名其前之堂曰退老。取伯恭之言以名其後之室曰共學。

左則曰庶齋。右則曰省齋。二齋儲書且萬卷。以待朋友之習。市良田百畝。以爲講習聚食之資。而積其餘。以贍並舍之百家。歲稱貸而給之。目其倉曰友助。省齋之南有堂。曰明極。以伯恭舊以名其先人之精舍也。亡慮爲屋五十楹。規地可千尺。用意勤勤若是。予兩竊爲整之守。值叔度庵未成。不獲一至其處。而叔度乃欲予文爲之記。蓋潘氏舊居松陽。以儒名家。遠移金華。而叔度又世其科。自謂體弱。不任趨走。曾未試于什氣。貌臞然而道藝日進。距城十里。始爲是庵。足以晨出而暮返。其山水之環密。景物之閒曠。同志者至。亦忘其歸。而叔度每愴然自得也。夫士大夫耽生而惡死。厭常而喜異。一爲筮字。不曰曠達齊物。則必覲倖幽冥無窮之福。于吾聖人之學。率未之究。故予追思曩與伯恭所談。爲及死生大略。皆叔度之欲聞。亦以告其鄉之士友。俾知叔度之意。在此而不在彼也。淳熙九年六月。潁川韓元吉記。

廬州重建包馬二公祠堂記

賢者之在天下。其生也有以惠于人。則死也亦有以懷其心。故雖閭巷匹夫。思慕而不能忘。敬畏而不敢慢。此豈或使之然哉。惟其名久而行愈彰。身亡而道益著。百世而下。如一日也。故古之爲治者。于一鄉之賢。一國之望。必尊禮而敬事之。或不可見。則亦謹視其墓域。嚴其廟貌。幾若奉其先者。非覲其威靈禍福也。所以興起其俗。而動化其民。使知賢者之不泯也。宋有直臣曰包孝肅公。廬之合淝人也。其在廟堂不能一歲而薨。而其鄉人至今祠公于節婦臺下。蓋公少以孝行聞于里閭。擢第得官。不忍去其親之左右。喪則廬于墓。及移之事君。當仁祖朝。天下可謂承平。而切切論諫。有古諍臣之風。海內稱其姓位而不

名。至外夷之族。願賜氏以同其宗。況其桑梓之地。可得而忘之哉。然節婦者。亦公之子婦。崔也。始公之子。誕。通判潭州而卒。崔守志以事舅姑。公哀傷之甚。以爲無子。崔則告曰。公有幼子。尙可棄乎。公駭而問所。以。崔曰。公曩所黜媵妾。生子于父母家。貌甚類公。能誦詩書。今七歲矣。公喜。顧其夫人取之以歸。拊之曰。汝非崔氏。不得爲吾子也。及公沒。他日。崔氏一子亦死。其母自荊州來。欲奪而嫁之。誓而弗許。乃身送母。至家而後歸。且曰。若強我留。當殯于尺組之下。幸以尸還包氏也。旣鄉人上其事。朝廷爲賜封邑。旌表其門。故公之舊宅燬于兵火。而表臺巋然獨在。號爲節婦臺云。因相與塑公像以爲祠。凡雨暘疾疫必禱焉。棟宇庫廂。非所以爲一郡之觀。先賢之禮者。士民欲新之。久。淳熙八年。武節大夫延侯璽。安撫淮西。旣再歲。民和而政成。始徇其欲而爲之。寓公之像于中。而肖其張夫人與子及婦于後堂。位貌顯設。儼如家庭。侯則又曰。忠肅馬公。亦是邦之傑也。與公皆家合淝。皆嘗典其鄉郡。凜有惠愛。今俱繪于學宮。博士諸生。以時奠其墓矣。顧其祠久廢。是宜并祀而無疑者。于是卽其旁。規地以建忠肅之祠。二役旣興。遠近嘉歎。棟楹襍榭。不日以具。旣告成。崇扉邃宇。規制甚備。侯躬率僚吏。奉而安之。老稚駢觀。羅拜斂衽。如復見二公。端委正色于黃堂之上。亦可謂不言之教矣乎。惟孝肅諱拯。字希仁。自中丞三司。嘉祐末。僅爲樞密副使。忠肅公諱亮。字叔明。山太平興國起家。歷事三朝。出入侍從。判尙書都省。以太子少保致仕。其位朝本末。與崔氏之事。有傳在史。固不待述。而侯乃以廬人之意。請爲之記。嗟乎。世之論孝肅。第以剛正敢言。辨忠邪。詆權倖。犯天子顏色。以議國本。罷內降爲難。而某獨歎其初爲監察御史時。首言國家取士用人。未

得其實。歲賂繒幣。非禦戎之策。宜選將練兵。以爲邊備。此誠知天下大計。爲萬世慮者。忠肅公智略明敏。雖不至枋用。然識諸名公于未達。自呂文靖。田宣簡。宋元憲。陳恭公而下。期以輔相。號知人之鑒。其裁劃繁劇。縱釋逋負。破械脫縛。全活誣誤。前後千有餘人。領麾符者。凡十有七。善政固多。而某獨歎其在長沙。日亡命卒。剽掠爲患。有捕而殺之者。吏坐以死。公特貸之曰。是爲民除害也。逮移江寧。行次九江。屬歲旱。民飢。湖湘漕米適至。公移文守將。發以賑民。飢不問其可否。真識權知變。而喜任事者。非世俗拘攣之比也。今延侯膺一道之寄。來治于廬。乃追美二公志之大者。書而揭諸祠下。庶幾士大夫知而慕之。不徒紀其歲月而已也。淳熙九年十二月。具位韓某記。

信州新作二浮橋記

淳熙十年仲夏。信溪大水。浮梁敵幾墊。郡守朝奉郎錢侯象祖議新之。時歲屢歉。衆懼費不能給也。侯則曰。吾非取諸經賦也。矧敢斂于民。顧吾承乏民上。愧無以及民者。惟是燕設廚傳之常。則加節焉。既驗年矣。公費之積。或可用于此乎。後兩月。會予還自宣城。郡之士夫逆而詫曰。子家溪南。吾州之橋成矣。前所未有也。意他郡之有亦莫及焉。且甚異者。方閔于雨。乃七月庚辰。橋將繫之夕。雨則大霽。四郊之禾。盡興。遠近呼舞。謂將有秋。不特喜夫橋而已也。子其爲記之。于是相與步其上。坦如康衢。屹如崇堤。廣丈五尺。危欄巨艦。材堅且良。羣行不聞足音。疾驅得以並轡。信乎可詫也。又取其餘舟。以杭于南港。蓋兩橋爲舟。六十艘。舟長皆四十有四尺。大橋則東西驛道所由。出南則趨閩粵焉。予睨而歎曰。古者。砥石杓木。而謂

之橋病其涉之厲也。後世比舟而梁焉。蓋所以濟不通也。故雖盟津之險。長淮之阻。國朝爲制。庀在有司。凡州縣之濱于巨川者。得用爲法。然或爲或否。君子常以是爲觀政。非甚力之不足。則亦志之有意云爾。信在江東。爲衝且巖邑也。力固不能甚富。而當官之怠閒未免焉。異時爲是橋者。必資于民。頻易而屢敗。政和中有縣令鄭旼。始市田爲之財。然不能二百畝。水旱猶半焉。淳熙改元。前吏都侍郎趙公汝愚爲州。旼新之矣。風雨漂搖。濤波蕩激。歲纔十周。舟已復壞。今錢侯之舉也。當賑飢拯旱之餘。惟不憚于暫費。而圖其永久。可不謂難。未占而孚。雨以時應。人和之感。可不謂速。真有志而後成哉。然役興而吏不諱。事集而下不驚。則政之善。于是可見。嘗問其費。工亡慮五千四百有奇。錢爲六千緡。糜賑民粒米之贏。殆三百斛。較之前幾于參倍。則其可久。將亦什倍而無疑矣。使後之有志者。率勿怠而時葺之。橋之歲月豈可計耶。侯吳越之裔也。家世袞鉞。而澹如寒素。進攝郎省。來試是邦。以遵治民考功之制。故能損二千石之得。以自娛者。思及于民。移豆觴餽餉之悅于外者。以資往來無窮之利。況其雨之喜。正與橋會在。春秋之法。得以特書。故其士夫之請者。併以爲喜。而士夫之喜。卽其民之意也。八月戊申記。并書。

### 建寧府開元禪寺戒壇記

佛學之徒。以寂靜能忍爲心。而以勤苦不退轉制事。故有斷其肢體。以求師授法。死而至于更生。猶未忘其所營造者。用是以崇其塔廟。故雖窮山絕壑。必得其地而居之。而率有成焉。豈類于吾儒所爲執德之不回。而正固之幹事者耶。蓋特用之于其一法爾。始予守建寧。而城南有大寺。曰開元。負山面溪。形勢雄

時世傳以爲吳大將呂蒙舊居也。建炎初。火于巨盜。絕而未輯。長老僧懷璧住。而慨然曰。當以試吾願力也。不數年。則新其大門。更其兩廡。闢殿庭。興寢室。輪奐規畫。嚴且整矣。去歲之冬。又以書來曰。寺有授戒之壇。吾學之所甚重。蓋其誓夫新爲僧者。自紹興三十有二年。移置于寺。而猶寓于方丈之地。非天子誕彌之節。莫得宣焉。府縣之官。拜祝其下。而壇宇到今弗備。乃先捐其平生衣資。然後募諸施者。且取寺之贍衆之餘。合爲之費。鳩工庀材。甃石三成。琢鏤鏤巧。極其精製。衡餘百尺。從六十尺。有二崇。過四十尺。丹鬆其楹。繪采其壁。而左翼軍將劉琮者。思子明之功。施作佛像其中。四大神介冑其隅。以爲之衛。起五月辛未。至十二月而畢。亡慮三千緡也。而竊欲予文以記。三返而益勤。夫閩之八州。以一水分上下。其下四郡。良田大山。多在佛寺。故俗以奉佛爲美。而佛之廬幾甲于天下。若上州。則雖有僧舍。類皆空乏不給。況殘毀之餘。能從事于土木哉。璧舊爲衢信二刹。人所欽向。而用心精勤。汲汲靡懈。故至則成就若此。予是以知天下之事。不患于人之不能爲。而患在人之不肯爲。使士大夫遇事而有堅忍不拔之志。則亦何功之不可成。何業之不可廣也。故其有請。不復究浮屠之說。毗尼之教。以衍詡其徒。而以有于吾心者。舉而示之。然璧亦老矣。聞其築室于山。蓋將休焉。因爲此書。俾建溪之人。歲時嬉遊梅山陸泉之下。以觀開元紺宇之盛。知其興復自璧始也。淳熙十年五月。具位韓某記并書。

# 南澗甲乙稿卷十六

記

## 滋德堂記

君子行事。未嘗必其報也。而天之所以報于人。初不可期。以久近。蓋嘗以世俗論之。近者在其身。久者在  
其子孫。皆所以爲報也。故郭令公之貴。第其考者垂三十年。而漢之楊氏爲三公者數世。其理則一。而人  
人遂以百年之報爲遠。曾不知于天地之大。亦朝暮爾。然古有言曰。活千人者。子孫有封。夫活千人。猶有  
其事也。不幸而無所事。何用見其德哉。聖人之事天。則曰作善降之百祥。孟子曰。雞鳴而起。孳孳爲善。舜  
之徒也。則善者果何事也。嗟夫。今世之所謂善。雞鳴而起。匍匐鬼神者有焉。口誦佛老之書者有焉。然薰  
茹蔬戒夫殺食者亦有焉。是固未爲不善。質其行事。則或不然。吾意古之爲善。有不在是。及觀孟子之說  
曰。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也。然後知古之事天。卽爲善矣。何也。夫天者。善之元也。善者。道之繼也。天既  
以性而命我。而我以道之繼者事之。則其心與性之存者。顧何假于外爲。至于能活千人。則亦充其無欲  
害人之心而已哉。予少寓昭武。買田在郡之東。有朱姓。萃居一鄉。號多賢士。時朱君令圖爲里之豪。而善  
不見外。循循教其子弟甚力。後十有餘年。令圖之子欽。則登進士第。未幾始仕。而又以賞更其秩。鄉閭始

歎異曰。令圖之門。何以致是耶。予聞而告之曰。是蓋爲善之報。其所以爲善。非今世俗之謂爾。及欽則將爲縣于巴陵。泣而言曰。欽則之齒一命。而官于建安。吾父幸見之矣。今遂宰邑以臨于民。吾父不及見也。悲莫甚焉。歲時得以拜而事之者。墓所有堂。其爲我名之。而有以記之。以昭吾父之善。俾子孫視而不敢忘也。予曰。子之先君子。所植厚矣。鄉閭猶莫得而名。而吾何足以知之。雖然。惟其不可知。此固遺予者也。吾聞之。植德務滋。譬之水與木焉。其流日以深。其枝葉日以盛大。故願以滋德名子之堂。而以德之說表其上。不特俾君之子孫視而不敢忘。庶幾一鄉之賢。亦敬慕而不能忘也。詩有之。德輶如毛。民鮮克舉之。我儀圖之。可不務乎。淳熙十年正月。潁川韓元吉記。

易足堂記

楚有士好遊躡衡廬之巔。泛洞庭。下彭蠡。凡林藪之幽。川澤之奧。無不走也。意未云足。聞有三神山。在東海之中。其上多奇禽異卉。人之壽而仙者居焉。意乃甚慕。庶幾可一至也。殫其產以治舟。竭其力以聚糧。沒歲窮年。莫能見也。恐懼于波濤之淵。旣憊而歸。里之父老從而笑之曰。曩子之志甚銳也。吾未可以言焉。今其倦矣。吾語子遊。子獨不見夫吾之居乎。依于數仞之丘。而闢爲尋丈之室。隱几而臥。屢未始躡乎闕也。瞑目而游于胷中。而四方萬里之遠。子所未至者也。吾皆至焉。何哉。子之游者事乎外。而吾之遊者事乎內也。願安用僕僕然東西行爲。昔者秦漢之侈也。貴爲天子。富有四海。力固已并諸侯。威固已服四夷。而惟以其身之未能升天也。且且而求之。有方士者。嘗爲之幻。導之而升。其所見宮室之美。嬪嬙服御。



之盛者有以異于人世間也。恨莫能留。涉筆而志其壙。明日視之。則盡己之宮也。是何哉。由其心之未舒。則縱其耳目之欲者。未制。故希于外者無已焉。由是而言。禍莫大于不知足。而富常在於知足。況子以匹夫之賤。規規以好游名天下。亦安往而後足哉。友人章冠之聞而嘆曰。吾非好游者也。借是以推天下之事。其不類于游者。幾希。彼富與貴。是人之所以欲也。今吾有數畝之田。可耕數椽之屋。可庇矣。雖萬錢之廚。千閒之廩。不是過也。豈不爲甚富矣乎。邑之士以吾爲可親。賢卿大夫以吾爲可與游。開卷執筆而詠焉。古今事物之情。舉無所遁。俯仰于天地間。蓋亦無媿。豈不爲甚貴矣乎。故吾嘗自以爲足。而人常恨吾之不足。特未知世之所謂既富且貴者。其心果能如吾之足哉。今吾僅營一堂矣。將以易足名焉。則何如。夫冠之詩人也。與予兄弟交最厚。且久。其清苦貧窶。予亦常恨其不足者。而聞其說若此。犁然有當于予心。遂書以爲堂之記。其山川之勝。風景之佳。冠之必能自見于詩爾。予尙何所言哉。淳熙十一年正月。潁川韓元吉記。

### 竹友齋記

趙彥秬周錫寓于東陽佛舍。種竹百餘。以朝夕其下。名曰竹隱。而告于予。予曰。竹則佳矣。美矣。然隱非吾子事也。吾聞古之所謂隱者。謂其時命之大謬。而不可以出也。今子以帝族之賢。而聖明在上。一試而得官。再試而暫躓。然子之論議卓然益高。文辭蔚然益華。校今多士之選。曾何後。齒壯而髮鬢。特時有未至而已。何遽以隱爲。吾將更以爲竹友。則何如。周錫曰。君之語我厚矣。夫友者。同志之稱也。竹之志。謂何而

人何得以友之。予曰：古之所謂友者，豈惟同志之謂。蓋亦友其德也。竹之志不得而通，抑其德有似于君子歟。今夫春而華，夏而茂，秋而成，且實。冬而復其根，則固草木之常也。惟竹爲不然，以拱把之姿，而懷金石不渝之操。以尋丈之材，而蘊松柏後凋之節。雖葩卉豔發，澹然不爲之遷。雪霜沍嚴，挺然不爲之槁。依乎山巔，放乎水涯。氣凌雲霄之上，舞佳月而嘯清風。若不復爲世用也。逮其用焉，穴而吹之，足以爲威風之鳴。協律呂之和，挺而簧之，足以障洪河而庇廣廈。薦之清廟而爲籥，宮納之金匱而爲簡。筴帷堂以爲簾，設几以爲簞。總竿以爲箭，傅羽以爲箭。旅于菁茅而不爲侈，雜于木屑而不爲賤。則竹之用，無施而不可焉。是其虛心以近道耶。今子之未至者，時也。使聖人而能爲時，則冬起雷而夏造冰矣。惟時至然後應，則亦何事于隱乎。且君子坐臥于竹陰，而吟詠于一室，于懷中之得，固亦無異于隱者。俟有用而發焉，宜無以隱名也。惟竹之德，有似于君子，故願吾子友之。淳熙十二年三月，潁川韓某記。

絕塵軒記

貴溪尉舍，舊有黃梅，出于垣閒。元符己卯歲，廖明略舉宋廣平之事，題曰能賦堂。以況尉君曾敬之也。明略旣爲之記，而晁無咎題其後，謂其于敬之遠矣。無咎又和其試茶看花二詩，有兩絕塵之句，則敬之爲人固可知也。後八十有二年，福唐鄭肇之子仁實爲尉于此，乃茸堂之壞而更新之，訪栴栨而增培之，亦治其東偏爲小軒，寘筆研書帙其閒，以朝夕坐臥而休焉。會秩滿將更，而予因榜之曰絕塵，蓋取于無咎之詩語也。夫三君子遠矣，塵晁以館閣英名留落是邦，曾君以相家子文采風流，號有典型，一時酬酢往

來歆豔後輩其子廣平之賦殆有感而發也。若夫絕塵之喻則顏子之望于夫子者。雖詩人比興無所不用其意。然予亦豈獨爲梅花而發哉。子仁通于學而邃于文。學業過人遠甚。方從事詞章之科。其奔逸青雲皆自此始。故予復感而書焉。庶幾異時爲尉舍之美談也。淳熙癸卯十一月。潁川韓某記。

### 建安縣丞廳題名記

古者輔相之任曰丞。百司九列之貳。或曰丞。而郡縣之副其長者亦曰丞。蓋丞之名將以翊其上。而丞之也。郡丞秩稍高。下統掾曹。體亦有閒。至縣則事無大細。悉關丞。然長或能率其權。不以予丞。丞或才復擅其權。不以事長。苟異是。則必退避畏縮。而舉聽于丞。遠嫌絕疑。漫不助其長。之二者均失矣。豈設官共治之意哉。莆陽林智可之丞于建安也。而某濫爲之長。凡邑之事。智可不遺餘力以助吾。蓋更聽迭議。必至于濟而後已。由是相與歡甚。脫去哇吟。無區區世俗之病。故建安雖號劇。以某之懦。而無譏焉者。智可之賴爲多焉。智可以其暇日。整治其庭廡。築堂于南端新城扉之樓。以爲臨觀燕息之所。旣又集建炎以來丞之名氏于壁。屬某爲之記。故爲道丞之設。吾二人相與之好。以媿夫世俗之徒。智可嘗爲德化令。治有聲矣。屈爲丞。蓋不卑其官如此。吾是以等而上之。其知所以共治者歟。紹興三年十二月旦。潁川韓某記。

### 饒州安仁縣丞廳記

凡天下官府。雖曰臨民而棟宇之設。類不能逮夫浮屠老氏之舍。蓋浮屠老氏爲徒務爲夸大。旣營其居。而不會其費。苟費不具。則有弗爲。規制未備。則亦弗已。故磨于歲月。次第相付。州縣之力有不可冀者。而

士之官居望遷而幸去遠不過三年。近止一二歲。視之若傳舍然。繇絕草創。殆無必葺之意。始銳而終怠。作于前或弛于後。非有慨然持不回之志。未易舉也。國家肇造。乾德中始詔官廨增葺。擬造對書于新舊官廨。其不葺者殿一選。至景德三年。又定爲印紙之目。廨宇間數。旣書其虧損。至添蓋則又曰配民與不配民。皆所以防制官吏。欲其不苟而已。自印紙之改式也。後生不能舊制。而官吏之苟日滋。數十年來。加以兵火。因之以匱乏。官廨不整尤甚。饒爲望州。安仁爲劇縣。丞爲上佐。其廨在縣治之西。面覆盆之山。俯玉石之津。山水秀異。陰陽家以謂得廬山之一趾。然其宇蠹壞久不可居。至寓于他所。淳熙十年。從政郎韓君歷爲丞。始銳意新之。懼其費無所取也。先是君之來。邑例有逆夫之直。君儲之不肯用。而用以市一山之木。梁楹乃具。而民之輸役庸者。亦例有公廨之入。君復不肯用。而亦不敢盡廢。銖兩積之。以陶瓦伐石。且爲工匠之募。邑以剩粟助之。閱再歲而僅集。其廳事堂廡。庖福廢庫。巍備而不陋。足以稱其官。而民無一詞以爲擾者。吾是以知天下之事。有志者竟成。而願望退縮以爲不可爲者。特繫其能否爾。祖宗之制。于是可稽。而君之廉勤能力。于是可見。君潁人也。于吾族猶諸父行。績學守官箴。蓋有家法。故不敢盜美以書。而書其實。以識于宇下。淳熙十三年正月。具位韓某記。

泰州水門鼓角樓記

淮甸之郊。介江而瀕海。曰海陵郡。其地富魚鹽。駢商賈。河流貫城中。舟行若夷路。其門跨水者三。歲久而敵浮桁以制衝。櫺扉以置鑰。曾無以示禁。而嚴闔閤也。錢塘萬侯。以儒雅飾吏事。守郡之明年。政成而令

修乃重理所謂三水門者且樓其上以臨望四郊之遠民俗喜曰吾公可謂知所務矣無幾何郡之鼓角樓塾而壞民又嘆曰吾公其可忘此哉請亦新之侯則謝曰鍾被天子命守是邦無能也始至之日庫之緡錢僅數百庾之斛粟纔數十也早嘆繼作禱而幸應麥菽旋登稷稌雲委因得盡心焉兵吏之賦既充歲時之用粗給故方隅無犬吠之警以鼓舞堯舜之治然城扉之防豕征稅之自入有不可緩今民之居尚茨于茅葦而守之舍則亦寢備夏屋渠然以朝夕安處雖一樓未葺庸何傷而父老相與咨言之賓客士大夫憇息之曰樓之于郡府泉門之地也笳馨之攸在無不設者如目之有眉面之有頰雖若不繫于用而天下不可闕焉著自古也考其近之歲月作于紹興之丁巳蓋四十有八年矣由公而遂廢其忍乎于是又以其餘力始爲之樓既成翼以二堞樓于外遂爲一郡傑特之觀夫古之君子爲政而美者無非以善于民也民之所欲而拒之所弗欲而強之皆非所以善于民者況夫土木之功繕修營造之役雖聖人亦所甚重惟刺史二千石心一不在乎民則沽整辨之譽以衒其風力者有之增耳目之奇以自娛自奉者亦有之下則傷于財而蠹于民適資匠胥之盜竊春秋于門觀之作臺囿之築無不謹者抑以是夫今萬侯之政則既善矣澹然不志于功和而蠱敝是去逮及舉事之際不自以爲足躊躇四顧殆有所不得已者至因其民之所願欲然後爲之輪奐翬飛不侈于前不夸于後無一取諸民無一勞其民者用能談笑以底于成推是以往舉而措諸天下可也海陵儒學之鄉吾意其士子必有歌而頌之者將轉而上聞故其規制之略費用之目皆無足以書特書其善于民者以彰侯之用心俾後人其知焉

鉛山周氏義居記

東南之俗。土狹而賦儉。民嗇于財。故父祖在多俾子孫自營其業。或未老而標析其產。近歲因爲之立法。雖曰欲絕異時爭訟之弊。而紛紜鬪鬪。殊無睦婣忠厚之象。賢士大夫每以爲病也。信安之地。犬牙于閩。鉛山又在南。孕金青。殖寶貨。壤厚而泉沃。類多大家。周氏世爲舒灑人。繼遷金陵。避五季之亂。來家鵝峯之下。蓋三百年矣。有祠號將軍者。最其始祖也。系雖莫可譜。其曰承志曰誼者。皆累祖業儒。至處士欽若。字彥忝。有聲三舍間。晚不事舉。慕其舅祖里儒劉輝之義。嘗曰。劉公舉進士。天下第一也。作起俗記。以詆譏不義之俗。其祖妣之喪。有二季父。而公自以嫡孫而爲之重服。買田聚書。教養其族之貧者。邑令名其社曰義榮。是可法爾。處士始欲與其伯仲同居。而不異籍。自以身在季。不得專。切切爲恨。逮其病亟。常紹興二十二年六月也。索紙書字二百餘。以戒其四子。有曰。吾平生教汝讀書。固不專于利祿。欲汝等知義。以興儉薄俗爾。我病必不瘳。汝等盡孝以事母。當以義協居。勿有異志。居舍雖小不足恥。田園雖寡不足慮也。不能遵吾訓。是謂不孝。他日或仕。不以廉自守。是謂不忠。不孝不忠。非吾子孫也。越六日而逝。其配虞氏。賢而守義。慟哭而藏其書。淳熙四年。其子曰藻。曰芸。曰芾。稍長矣。虞乃以遺命陳于民部。祈給之憑。有司方下州縣。覈其實。又七年。藻等益壯。以有立。繼乞曰。母老矣。官未給憑。無以安母心。以明父訓。于是部符于州。州帖于縣。始坐條令。而予之據。以昭示其子與孫。蓋國家之制。願以財產不許子孫分割。典賣者。官爲給據。子孫不得追改也。而虞又自請。異時子孫或違父母命。各居異業。許外人告。而聞于朝。

省。坐以不孝之罪。于是鄉人莫不欽歎。而賢士大夫者相與來言。求予文以記。予爲之出涕而言曰。先王之教。以孝弟爲本。士之訓子。以義方爲先。自先王之教陵遲而不振也。秦之法。民不分異者。倍其賦。而德色于父。詔語于母。漢興猶或有之。故歷代以來。于族居而義聚者。官必旌其門閭。復其戶租。以表厲于衆。此無他。由爲士者。徒能誦六藝之文。以干取祿位。而務殖其家。不知有以啓導其子孫之善意。則亦宜乎風俗寢壞。而未之或革也。昔陶靖節。首之高士。其稱潁川濟北二賢。以戒其子者。第以同居共財爲首。唐之崔郾。一門孝友。四世同爨。兄弟六人。皆至三品。史以爲未有也。可謂難矣。逮我朝至道中。南康洪氏。累葉聚舍。期功百口。建塾館于雷塘。以誨子弟。太宗皇帝嘉之。賜以御書百軸。其弟文舉入謝。天子又書義居之字以爲寵。且命之官。其子待用。遂登巍科。非積善彰明之效也耶。夫處士之善世無知者。其秉心蹈義。于是可見。傳有之。制宅命子。足以觀士。而虞氏故殿中丞。戡之孫。年九十矣。華顛素裳。旣受封色。尙惟保其夫之訓。以勵其子。而藻等孝友孜孜。克成其父母之志。餘三十年。後將弗墜。周氏其自此興乎。洪惟聖明在上。今年方崇兩宮。期頤之慶。推恩宥于天下。或轉而上聞。至道故事。其申賁于巖邑。以風動于東南。殆無疑矣。周氏歲入不能二千斛。內外幾六百指。養其偏親。時其祭祀。給其嫁婚。皆有定式。歲又以十萬錢。招延儒士。俾其幼稚學禮無缺者。儉以足用。是可則云。淳熙十三年二月癸亥。具位韓某記。

### 雙蓮堂記

聽事之南。有地數畝。平池面其前。古木蔭其上。東南諸峯。羅列四出。或曰。是故爲堂者。前主簿撤之。以爲

今聽事。予始至而愛之。思復其舊。會予假職事于郡。力不果爲。明年自郡還。舟行次南山下。見大木數十。若棟橈者。棄于岸次。或曰。前郡有命治郵亭。西津外材且具。水則暴至。而郡亦命止焉。予笑曰。是其以相我哉。歸而謁諸縣。盡得之。前所謂堂者。橫植四楹。不卑不陋。始于五月之乙亥。而迄于六月之壬子。僱工之五日。有雙蓮生乎舍之背。遂以名之。夫自古以來。仁人君子。抱其器而不得施于時。守其道而老死于世者。蓋非特世之罪也。世方求材。而君子不逢其求。故在上者歎于無材。而材者傷于不用。此豈特人爲然耶。方予之爲是堂也。廢爲瓦礫之場。鞠爲荆榛之墟。過之太息而已。而輪囷台抱之材。適皆棄于山荒水涯。幾爲樵蘇薪爨之利。一旦瓦礫荆榛者。變而爲几席樽俎之勝。而輪囷台抱者。引而致于雲霧之上。施斤斧。被丹雘。以逃寒暑而避風雨焉。彼豈取必于人哉。是二者適相值以應吾之須。而然也。而君子不安其命。以俟後之須者。亦惑矣。嗟夫。今龍泉爲邑。二浙之窮處也。經營名利者。不出其塗。出入富貴者。不由其境。水行敗舟。陸則折軸。四望而行。綿歷巖險。不數百里。不得郡邑。而吾與數君子仕焉。當其塵埃倥傯之暇。徜徉于茲。商天下之治亂。道古今之人物。已則酣歌起舞。勸酬交錯。把酒賦詩。以極一時相從之樂。彼奔走勢利者。蓋亦願此而不可得于吾之道。不既有所處乎。然堂之景物日益佳。後來之從事者日益衆。爲堂之計且無窮。故一草木之異。何足以動吾心。姑志其實。使知自吾得之而已。于是聞者以予爲知言。請書以爲堂之記。



人之心。觸物而動。動則有感。然感人之深者。莫如聲。故管絃以合其和。金鼓以作其怒。世之人。蓋有聞鐘磬之聲。而自得其良心。以進于道者。非鐘磬使然也。人之聞鐘磬者。必于僧坊道室。由山林之幽寂。適耳目之清淨。將以會道而未得。惟鐘磬有以發之耳。杜子美遊龍門寺詩。欲覺聞晨鐘。令人發深省。子美平生學道。豈至此而後悟哉。時以示禪宗一觀而已。是于吾儒實有之學者。昧而不察也。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夫識其遺忘。謂之省。審視其微。亦謂之省。人能內省其身。如識其遺忘。與審視其微。則所以存其心者。蓋當如何。盱江鄧器先。好古博達士也。寓居石壁。闢室數椽。而寺僧日鳴鐘其上。器先因以深省命之。是有取于子美之詩者然也。吾聞之。君子之于道。立則參于前。在輿則倚于衡。亦何事求于視聽。昔西方之人。嘗以誨其徒矣。以謂聞則言聞。聲則言聲。惟聞與聲。俱名矯亂。器先之爲是室。左右圖史。日與賓客吟諷。飲弈談笑。議論而浮屠氏之慕其賢者。亦參其間。蓋以此說問之。常有得句而擊鐘者耶。

### 景德寺五輪藏記

比丘願寧。住池州景德寺。有大經藏。一夕而火。衆皆聚泣。以爲不詳。寧獨笑曰。是將待我而易也。庸何傷。寧始傳法在長蘆。能鼎新其棟宇。而老于佛乘。池人亦敬異之。不踰月。果以其願力。更爲所覆之殿。悉大其舊。又爲藏者五。募諸經分。實其上。閱再歲而後成。中爲機輪。轆轤運動。復以無量金絲五綵。而爲嚴飾。又以無數幡幢寶鐸網幔。而爲供具。珠珍閒錯。丹碧照耀。老稚環觀。歎未曾有。于是書來乞記。三返而益勤。乃謂之曰。吾之不託于文久矣。況爲佛之語乎。然吾聞之。佛經之入中國。重譯而僅傳。其難僞紛舛。殆

與儒書未刪者同。而中國之學者。穿鑿傳會。亦不異于俗儒稽古之說也。爾之徒不務其擇。而惟取其富。又度而弗讀。乃爲是機關技巧。以銜于愚夫愚婦。而曰是將運之。而與讀無異。不幾于兒戲而自誑哉。且在爾之法。一已多矣。而安用五爲。寧曰不然。子特知子之說。非知吾之說也。夫佛之說爲經。經之說以藏之。轉以輪。皆假名而合者也。默而識之。則佛固未嘗有經。經固未嘗有藏。藏固未嘗有輪。使世之學佛者。不以目視。而以耳聽。不以口誦。而以心通。吾之藏。信無用于五也。然自其五而言之。若天之緯星。地之喬嶽。與夫氣之行于天地之間者。發而爲聲。聚而爲色。散而爲味。數猶是爾。至于四肢之與首也。手足之有指也。雖以我身。無或異者。不知我身動者爲誰。有動者故。是以凡夫莫能測知。今吾合一臂之力。而令此藏皆悉運轉。藏運轉已。亦令此經皆悉運轉。經運轉已。則令此心皆悉運轉。心運轉已。一切真經。當在何處。子見夫琅函犀軛。輻萃鱗委。而經未始讀也。曾不見夫手臂從衡。雷奔電激。而藏未始動也。卽動與靜。一刹那頃。于此藏中。常有能證三摩地者。昔有童子聚沙爲塔。或以爪甲畫成佛像。而猶許之。況吾此藏。衆寶所成。願力所就。諸經所集。人天所證。以爲兒戲。不亦可乎。予曰。吾不復辨也。請問爾之費幾何。曰。糜金錢一萬七千緡。爲日月幾何。曰。始乾道七年正月。迄九年十月。其廣若何。幾何。曰。藏崇二十五尺。袤十有三尺四。旁者崇減于中六尺。袤則減其半焉。施者爲誰。曰。相仲德鄧居諒而下。施財者也。汪彥。施經者也。工之與民。施力者也。寺之徒。施緣化者也。故願子施以文。予曰。爾之志堅若此。其求無不獲。又若此。吾文何吝哉。于是施之。以爲記。

廣教院重修轉輪藏記

信州城北有大寶刹。名曰廣教。惟昔陸羽。卽山種茶。泉乳甘潔。草木清潤。刹西南隅。實建大藏。爰以精金。合衆寶色。天宮樓臺。徧覆其上。復作大海。激水騰波。魚龍出沒。守護其下。諸天綵女。笙篴笙笛。作樂歌舞。圍繞其前。此土所有諸佛菩薩。眞經妙義。分卷析軒。函寘其中。有主藏神。紺面赤髮。雙角嶷然。非龍非妖。非夜叉鬼。以指劃口。出風雨聲。率領眷屬。挾持其輪。州之境內。若男若女。凡曰祈禱。惟神是依。或時江湖。舟墮險處。出手雲閒。揀度危急。以是因緣。多歷年所。一日。藏軸傾偃。自摧竭。十夫力不能搖動。四衆環觀。愁惱怖畏。長老懷璧來住。是刹以大慈悲。出善巧智。卽告四衆。我有無邊願力。重與此藏。汝有珍寶及錢穀米。當卽隨捨。毋作愛恡。初以一錢。積至千萬。曾未幾月。藏忽運轉。迅如風旋。隱若雷動。觀者作禮。歎未曾有。更相謂言。此藏前日非有增減。何因不動。今者何得外相不易。運轉如初。是大長老必有幻術。使我不知。孰能爲我決疑惑網。爾時長老笑謂四衆。我豈有術。非不示汝。我觀此藏。機牙交關。輪輻互設。阿僧祇劫。未有可壞。而其壞相。獨在于心。心初不堅。蟲蝎螻蛄。諸濕生類。得其閒便。然其本體莊嚴。具在眞經妙義。元不欠闕。我以方便。復安其心。得端正木。補其故處。是法藏也。猶再生人。精神旣還。手足自用。由此故能運轉不息。汝等當知一切世閒欲證如來。無上妙果。能從天降。不自地出。究竟圓覺。皆在汝心。以汝眞心。不能自見。雖有八萬四千祕密寶藏。充載汝身。眼耳鼻舌。同于如來。而無如來智慧。明了。流浪生死。如逆風波。蔑有暫止。佛以方便。直指汝心。若對鏡時。自識其面。使汝法輪。觸處運轉。亦如此藏。圓滿現前。

汝心本無。我法安有。由心非心。悟法無法。返求汝心。當得自在。于是四衆同聲以偈讚曰。

我觀世間諸幻師。或時幻出諸技巧。樓閣寶座及天宮。龍神夜叉非一相。了知是幻卽非實。謂佛示現亦復然。一切皆由心所生。知佛是心非是幻。譬如迷走狂癡人。眼耳鼻舌元具足。觀瞻動作及言語。在人趣中無有是。醫王調以無上藥。其心旣正身亦隨。六時所用常獲安。自然歡樂有生意。惟大寶藏妙法輪。此土他方悉瞻敬。雖有五千四十八。如來所說衆妙經。繇其心病未卽除。一時乃有諸壞相。大士願力度衆生。圓滿布施彈指頃。心華發明不空過。十方佛刹皆現前。須知此藏及是心。悉無工施力用所。天輪長旋地軸涌。法界空虛元不動。以不動者觀諸佛。還以動處作佛事。河沙劫塵徧莊嚴。盡未來際無有壞。

慈相院軍月泉題記〔案〕此文似泉銘而不用韻。且蘇堅肖明等句義不可曉。謹依原題附存于記之末。

緊漢迺神。導自嶽礪。蘇堅肖明。祀蠱弗治。易甓而石。泉用濁潔。施及壇宇。旣液旣漫。盈飲以滌。澤澌其永。休工識勤。敬諗來裔。

## 題名

金華洞題名

淳熙改元。七月旣望。陳巖肖子象。陳良祐天與。黃揆子餘。趙師龍德言。韓元吉無咎。觀稼秋郊。自智者山。

來謁雙龍洞。篝火蒲伏。徧閱乳石之狀。寒氣襲人。酌酒竹陰。支筇至中洞。飲泉乃歸。

### 凌風亭題字

予昨以紹興戊寅歲。來宰建安。逮茲假守。今年上元後一日。始得攜家登凌風亭。作此以示知縣趙偉文。蓋恍然遼鶴之遊也。淳熙丙申。穎川韓元吉題。

建安縣治之凌風亭。待制尚書韓公尹邑。舊創也。去思之政。猶甘棠然。汝或承乏之初。葺治未幾。而公鎮是邦。不忘疇昔。適以暇日。特枉旌騎。臨賁斯亭。置酒賜詩。前所未有。願汝或何者。得此榮遇。敬摹諸石。以侈公休。是歲仲春。宣教郎知建安縣趙汝或題。〔案〕此題原本附于韓元吉題字之後。今仍其舊。

### 題跋

#### 跋文潞公諸賢墨迹

黃廷老家所藏元祐三跋尾。其二則魯公祭常山父子文。李大夫帖。郭璞射書。嘗見石刻矣。其一則藏真書。蓋未見也。觀穎叔所識。謂魯公得張長史筆法者。豈此耶。劍去而遺櫛具。鐘亡而寶追蠶。顏素帖雖不存。文忠烈而下。名公之墨。得一已可珍矣。

#### 跋趙郡王墨迹

少師安化郡王。以宗藩之英。及見中原太平之盛。艱難渡江。享有富貴。而手書此文。推原道德仁義。詆讟

前代欲使人君用爲龜鏡。是以其所感者深。所蘊者厚矣。乾道丁亥歲二月甲戌。潁川韓某書。

跋曾吉甫帖後

永豐周日章日新兄弟。少力于學。嘗以詩謁曾吉甫于茶山。此其報字也。公之去茶山。踰二十年矣。周氏兄弟華髮蕭然。猶連蹇場屋也。覽之歎息。淳熙十二年二月十日。南澗翁韓某題。

跋李和文帖

國朝文雅。至章聖時乃盛。楊劉二公。制作彬彬。爲天下表儀。而和文公以勳閥尙帝女。筆力頡頏。號相師友。此帖蓋與中山論禪。可概見也。晚嘗援章嗣立故事。祈祿祿以老山林。其胸次所蘊。視富貴眞何物耶。乾道八年十二月五日。潁川韓某盥手以觀。

跋鄧聖求除拜帖

鄧安惠公制冊深厚宏雅。自成一派。東坡先生相與酬唱。嘗並直玉堂矣。逮其拜轄。乃假手賀之。豈應用之文。特禮不可廢者。或欲試其門人筆語。能道己意否耶。乾道壬辰五月己丑。潁川韓某記。

跋仁風堂

晉袁宏爲東陽郡。謝安以扇贈之。宏曰。輒當奉揚仁風。慰彼黎庶。蓋前賢美談也。郡有燕寢。因以仁風榜焉。庶修東陽故事。且俾里俗共興于仁云。淳熙元年四月丁卯。潁川韓某題。

跋范元卿所藏歐陽公帖

文忠公手墨世固多有之。二帖蓋與原甫君謨皆平日至厚周緻委曲情如家人足以見前輩交友之誼爲可寶也。稱謝原甫戒其用快而頗譏其豪飲不可常勸君謨以瘡愈當治內猶寇賊後修武備所以禦後來之患而自謂各有少病其爲藥石之言互相啓發又可寶也。淳熙二年八月壬午。潁川韓某敬觀。

跋司馬公倚几銘

溫文正公倚几銘今傳家集所未見者銘文甚簡而注義特詳其告君之善惟恐不盡也。勾注塗改甚多而無一字行草其敬謹之至未嘗斯須忘可不法哉。淳熙三年十一月庚午。潁川韓某觀。

跋荆公書彌勒偈

阿逸多偈懺悔法也。蔡元度自謂荆公好書此不知幾本。豈平時行事于心有所不安亦如暮年捨居爲蘭若者耶。不然是蓋學佛之末耳。

跋山谷醉帖

山谷草聖數紙醉帖尤奇乃知用筆在有真意也。

跋蔡君謨帖

高伯祖丞相獻肅公帥成都時蔡忠惠公任寄省所寄書也。語簡而意親無復世俗不情之態。前輩尺牘多類此可敬而法哉。公以壬子正月庚子生不知距蔡公爲幾日。書尾致吳茶益見嗜好之不忘也。淳熙六年刻石婺女郡齋。七月壬戌。潁川韓某記。

跋東坡帖六紙

東坡前四帖以倅杭及黃岡時書也。後帖言屢乞解職。則在朝矣。淳熙七年十二月丙午。韓某觀。

題陳季陵所藏東坡墨迹後

醉翁夢中所作絕句。好事者謂其非夢也。語妙而意不屬爾。然思致高遠。殆欲仙去。東坡在杭。劉景文數從公遊湖上。其戲景文絕句。爲西湖而作也。一筆書二詩。意必有在。後人徒賞其字畫耳。

跋蘇公父子墨迹

右文安黃門二帖。所言皆私家細事。至煩碎而靡密。無足深論。學士大夫相與存而傳之者。豈不以其人哉。夫不能以古人自任。千載自期。而欲特區區之文墨。以爲不朽者。可以慨然于此矣。

跋辛企李得孫詩

辛公以直道勁節。意忤時相。閑廢退藏者十有餘年。旣得一孫。賦詩自慰。優游平淡。氣恬而意新。有德之言也。然晚預大政。名德昭垂。以享高壽。今其孫頎然出而世其家矣。天之祐善。顧可量耶。

跋沈寺丞墓誌

國朝設科。進士前輩。謂惟慶歷二年得人最盛。蓋王岐公居第二。先獻肅公居第三。王文公第四。而呂正獻公。先莊敏公。蘇魏公。皆在榜中。相踵至相位。祖宗至今未有也。此外猶多賢士大夫。寺丞沈公信。其一矣。沈公素以行藝表其鄉。年未艾。輒請老。時獻肅判吏銓。岐公在西掖。故制詞甚美。究觀誌文所載。位不



既其材德而著見若此其餘慶將有待而發耶。

### 跋李正之祖墳約束後

正之欲葬其親久未獲兆。至閉戶不肯出。曰：吾母之未有藏也。其忍徇世俗之禮。日夜禱而泣焉。既襄事矣。述其得地之由。因爲條目。以令子孫。纖悉備盡。可爲士大夫家龜鏡也。顧平時熟于陰陽地理之書。雖日盆集。經營殆踰年。蓋莫當其意。一旦得大洋之卜于上饒。而西安親舊又予之以烏巨之穴。而勢流泉。悉應于法。固已甚異。而兩源之山。始屬數家。犬牙交互。若未易謀。皆惠然樂從。掉首弗受其直。故正之得以竝用。俾其室人亦有歸焉。此實純孝之感。而神明之所陰相。然陳族又以千夫力助其勞。則諸陳與楊徐好義之風。茲可以興薄俗哉。

### 書師說後

二程先生講論答問之言。門弟子記之。舊曰師說。厥後見于世。其號河南雅言。而分大小程子者。程氏諸孫所修也。其號伊川雜說。自通言明大本而下。名以爲十三篇者。胡明仲兄弟所輯也。雅言則潤色以文。間遺其意。復以章奏書記交實其中。楊謝諸公之語綴于後。而雜說者。亦廣記而未擇。下此悉號語錄。未知其誰定。尤混亂不可考。明道先生蚤歿。伊川先生復坐黨籍之謫。逮遠伊闕。聞諸故老。蔡京至遣人伺察之。俾無敢著書。則當時私淑其徒所記亦略矣。靖康初。公道始開。楊龜山首闢王氏。建炎龍興。先生門弟子相繼有聞。易春秋語孟之學。始行于天下。而趙丞相嘗官于洛。素知推敬其書。一時士君子靡然嚮

之及秦益公當國。諸賢零落殆盡。秦亦舊從洛學者也。晚乃謂人爲其所惑。蓋三十年。且詆其說爲提先手。由是雖進士之文。亦不復道之矣。夫聖學之有本。與儒術之有傳授。曾何計于時好。然天下之士。惑于異端者深。溺于文辭者衆。不議而非之。亦指而笑之。予家有師說。其編各有名氏。或者相勸傳之。以謂非且笑者。顧何足恤。使傳而習焉。雖數百年。千萬而得一人。亦斯文之幸也。用釐爲十卷。刊置江東漕齋。閒有異同。不敢悉去。而首以尹和靖之編者。得所先也。二先生之說。不復異錄者。不能盡知也。頃和靖爲張子韶言。伊川暮年爲易傳。未肯出也。其學于是乎在。後生宜盡心焉。因併以記。乾道三年後七月。潁川韓某書。

書朔行日記後

嗚呼。靖康之禍。吾及之也。尙忍趨庭。而見于敵哉。然吾嘗念之。中原陷沒。滋久。人情向背。未可測也。傳聞之事。類多失實。朝廷遣偵伺之人。捐費千金。僅得一二。異時使者。率畏風埃。避嫌疑。緊閉車內。一語不敢接。豈古之所謂覘國者哉。故自渡淮。凡所以覘敵者。日夜不敢忘。雖駐車乞漿。下馬盥手。遇小兒婦女。率以言挑之。又使親故之從行者。反覆私焉。往往遂得其情。然後知中原之人。怨敵者故在。而每恨吾人之不能舉也。歸因爲聖主言敵之強盛。幾五十年矣。臣有知其不能久者。特以人心不附而已。是將何時可附。願思所以圖之。合謀定算。養威蓄力。以俟可乘之釁。不必規小利以觸其幾也。上深以爲然。蓋不敢廣也。淳熙改元。出守婺女。夏曝書。見朔行日記。因書其後。以明吾志之非苟然耳。無咎記。

書許昌唱和集後

葉公爲許昌時。先大父貳府事。相得歡甚。大父以紹聖改元登第。對策廷中。有宜慮未形之禍之言。由是連蹇不得用。建中靖國初。幾用復已。凡四爲郡倅。秩滿輒丐宮祠。遂自許昌得請洞霄。以就休致。平生喜賦詩。一時士大夫之所推重。故晁景迂公以謂遠則似謝康樂。近則似韋蘇州也。中更亂離。家藏無復有者。紹興甲子歲。某見葉公子福唐。首問詩集在亡。抵掌慨嘆。且曰。昔與許昌諸公唱酬甚多。許人類以成編。他日當授子。其後見公石林。得之以歸。又三十餘年矣。今年某叨守建安。蘇峴叔子爲市舶使者。會于郡齋。相與道鄉閭人物之偉。因出此集披玩。始議刻之。蓋叔子父祖諸詩亦多在也。箕穎隔絕。故家淪落。殆盡典型未遠。其交好之美。文采風流之盛。猶可概見于茲云。淳熙二年九月。具位韓某謹書。

跋和靖先生手筆後

某所見和靖先生書此。凡三本矣。一傳于九江。一邢正夫家。而此爲最後。蓋又二年以贈呂景實者。今歲于潘叔度。以校前二本。皆有改削。前輩謹于言若此哉。欲志之無擇難矣。叔度好學。宜知者也。某既假而移諸石。因志其後而歸之。

書尹和靖所書東銘後

和靖先生手書東銘。修水黃子餘所藏。寓九江時筆也。先生少喜字書。嘗因書碑。同舍聚觀。伊川笑謂之曰。是固無害。第將爲人役也。自是不復書。然暮年筆力猶健如此。其教學者。必先讀東銘。然後看西銘。謂

從寡過而入爾。子餘其知之也。展玩太息。淳熙改元六月戊寅書。

書和靖先生手書石刻後

紹興初。和靖先生自蜀出。至九江。書此以示夏燧。開亦錄贈門人。今所見凡數本也。其意深哉。當是時。士大夫頗以伊川語錄資誦說。言事者直以狂怪淫鄙詆之。蓋難力辯也。先生既長道山館中。俊彥多從先生問學。且求伊川語錄。先生謝曰。某無錄也。掇同門所記僅數十端示之。昨載于師說之首。張公子韶亦以爲請。先生曰。伊川之學在易傳。不必他求也。其後先生歸寓會稽。學者猶以不看語錄爲疑。先生曰。諸君知乎。易傳所自作也。語錄他人作也。人之意他人能道者幾何哉。又嘗曰。伊川先生頃亦爲中庸解。疾革命焚于前門。人問焉。伊川曰。某有易傳在足矣。何以多爲。此非先生不知也。某假守婺女。見此紙于潘景憲家。蓋呂堅中所得者。因摹之石。以遺後學。追思拜先生于道山時。遂四十一寒暑矣。撫卷慨然。淳熙六年六月庚戌。門人穎川韓元吉記。

書尹和靖論語後

和靖先生論語解。詞極簡嚴。將俾學者深味其旨。而有所自得也。乾道庚寅歲。某憂居上饒。過先生門人王德修。問此書亡恙。且曰。子異時官守。不刊行之耶。某于是愧其言。會明年復將官中。都度未可輯也。乃以舊年兄弟手所抄本。往累故人趙德莊于建安。庶可成焉。昔和靖嘗云。少從伊川先生學易。時伊川出易傳七十餘家。和靖茫然。未知所從。伊川曰。日觀一爻可也。繼有所質問。伊川色莊而氣嚴。未嘗語也。或

曰。未也。姑求之。已而意有所會。伊川始忻然爲之剖析諸傳。而伸以己認。蓋終身不忘也。故其誨人亦欲如此。此書所以簡嚴者歟。

### 題鄭侍郎所得欽宗御書後

靖康改元。敵騎薄京師。朝廷備守。布河灌之兵于城下。宰執與二三侍從議遣使軍前。皆未肯往。鄭公時爲駕部。獨入都堂問狀。遂假以工部侍郎。少宰張邦昌脫所衣紫袍。兵部尙書路允迪解腰下金帶。併鞍勒。穢坐。借公登時啓行。公平日慷慨有志氣。談笑無所憚。中使押至安上門。絕而下。敵帥知公至。亦遣吳孝迪等來。夜會于河灌帳中。且曰。皇子郎君趙州見新天子卽位赦。以手加額曰。今無所爭矣。而議割河朔犒軍金帛二事。公與其使還至都亭驛。則已四鼓。欽宗皇帝御批若此。公有記錄甚詳。嗚呼。事變倉猝。噬臍何追。尙忍言哉。淳熙十一年正月十日。具位韓某敬書。

### 題鄭侍郎所得太上皇帝御書後

鄭公再以珠玉使金營。時太上皇帝旣至軍前矣。而金人方因姚平仲劫寨事。送公子都統寨。將害之也。太上皇帝爲之泣下。蓋君臣同患難。故公在侍從。獨示以三書。謂之熟敵情。僞可料之爾。公雖不至柄用。優游林下。年幾九十。其福壽之蘊。敵人何所容其刃耶。淳熙十一年正月十日。具位韓某。恭覽御筆。敬題其後。

### 書真清堂詩後

唐陸景倩任扶溝丞。按察使覈其治狀曰：某強清，某詐清，景倩真清也。予頃爲建安宰，作丞廡一堂，因以真清命之。賦詩其上，二十有五年矣。而久廢不治。宗室善深，深甫今丞建安，乃以邑儀例給，而不欲私者。積而葺之，幾一歲。棟宇復新，益植雙槐二桐于南墻之下，整其西偏以舍客，爲庖廚，闢小亭以待試茗，亦足以見其貳令之暇有餘適也。深甫以近族命官，嘗同僚于東陽，力學績文，遂以決科。有志于事業，而不肯沾激取譽，可謂不負此名哉。而摹予舊詩爲寄，覽之慨然，因書其後。

讀管子

管子之書，戰國游士之述也。孟子曰：齊桓公之于管仲，學焉而後臣之，故不勞而霸。則仲之與桓公，平日謀國議政者，其亦詳矣。然舉而著之書者，則齊國之士也。當是時，齊有稷下之學，蓋亦是堯舜，非桀紂，談道德而言仁義。雖仲之作內政，以寓軍令，在于強兵富國而霸齊，今其書則尙權術，務籠絡，要以愚其民，而用其力。駁雜爲甚，已有戰國之風。不知仲之說果若是乎？故吾意其爲游士之述也。莊周之言曰：道術爲天下裂，蓋六經未經聖人之手，則士之談道者不能醇。且正、漢、興、賈誼、晁錯之流，莫不推尊管氏之書，使是書而得盡用，則亦無惑乎申韓之刑名，商鞅、李斯之慘刻。豈復先王愛民養人之政哉？嗚呼！孔子之後，猶有孟子，其言王政皆本于仁義，粹然一出于正。後世推之以爲孔孟，非虛語也。孟子之論管仲，止于以其君霸而未嘗議其治齊之政，夫是以疑之。淳熙丙午八月，南澗翁書。

